瓛齋集 卷之八九

瓛齋先生集卷之八

潘南朴珪壽瓛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淸風金允植編輯

書牘

與溫卿 先生任扶安時

成歡驛逢公州判官寄一書想卽照矣離家旬日邈若異域若是乎西縣之勝於南土也間者起居何如闔眷安穩大嬌小嬌漸皆平善念念何時可弛遠外思慮亦無所補一以不掛心頭爲務而亦不能頓然相忘奈奈何何吾行中平安十

六到完山十七宿金堤十八上任自公山以南平野蒼茫金堤扶安之間尤夷曠開豁平遠山澹沱水眞有江南風景但數日來乖暑如在甑中濃雲急雨苦不開霽及入縣界忽復天淸日朗得上官時不至霑濕是亦緣定然耶念吾先祖謫居是邦汾西祖疋馬單衣百回往來困頓窮阨發於吟嘯一水一巒曾是遺躅而今不可攷求愴焉傷心感慨不已未抵邑三里有大池池多荷花池畔有小山村落隱映林樹間意者當年居停或在此間也莅官三日前姑未視事未諳凡百如何大抵民物之凋殘甚於龍岡世所稱好官吾方再見之而並皆若此亦可異也餘具另幅不宣庚戌八月十九日家

兒桓卿書

來時伯嬌回泣作笑眞能强抑離懷奇特奇特以此馬上念之尤不能遣懷次嬌吾於關河千里一念係着不離跬步全保到京未見快痊又此留置而來念念尤不能忘仍念爲兒孫輩慈愛區區每發諸詩文無如吾祖文貞公之多今吾於二百載後佩紱此邦追憶先祖在謫時事匹馬短衣百回往來其詩曰海畔孤城城上岑岑頭朽樹尙餘陰金堤南畔初相望家在扶風大澤潯當日情景歷歷在眼而世代遠矣遺躅無攷未及邑治三數里有大池池中荷花已謝風翻翠葢淸香噴人池畔一帶柳樹掩映人家依山村落甚覺幽敻村

名新德或稱申德竊意當日謫舍未必在邑中偪仄處又不宜孤絕野外則其城上岑大澤潯之間無乃此地歟撫念先故感慨不已行到礪山其日爲中秋吾今再典邑矣尙未得持牲酒掃先隴茅店曉月轉輾不寐未知伊日奠茶家廟否全州在大野中忽作幾疊屛山周遮得蘊藉中平而窪窪處有城風水雖佳而絕無爽塏處所見大不及平壤矣吾本不以平壤爲好江山今遜於彼則又可知其無趣矣按使刼後相對哽咽兩不能自抑病氣傳聞或過矣此邑亦飯稻羹魚然不似金堤之全是平原而所見極凋殘邑治不滿三百戶所謂城門未知何爲而作也入城尤荒凉從腐鄗敗籬間開

一線路轉曲而行如入孟園洞有似山家尋春之行全無官道物色路窮處有峻厓穹石石上盤陀可坐三四十人者兩層石面如覆盂不便着足從其作級處循曲而行忽見大書深刻曰蓬萊洞天又曰醉石皆外題也誰當携酒去醉於官門外街路上者耶臨石而有所謂皷角樓樓南向其內爲內三門而東向入門而泥庭如水田庭甚窄而政堂壓之堂新搆而亦東向不甚侈大而新搆故人稱爲居處之美吾見則房室太狹不及於龍岡但穹崇則勝之耳按使今月卄八日發巡歷之行要我同遊光州等處吾今年正月以後至今行役爲四千三百餘里矣形神弊弊殆不可堪以此辭之按使

亦爲之悶然然亦將觀勢行止更當有往復耳若往光州則
仍往羅州拜始祖墓耳政堂之東南椺桷相接有小亭如北
營射亭頗有丹雘堂之東北厓上有小亭環以雜樹蒙籠全
無意思所謂西林亭似稍佳而在衙後一帿地姑未往見耳
汾西詩中語屬扶風邊山等諸作忙未攷見而來可鬱邊山
有實相寺來蘇寺月明庵開巖寺等處皆於詩題見之實相
寺會主倅韓興一云云者似亦有之耳須謄示好矣或有可
據於寓居時村名者則甚快而似無可攷矣

又

昨得邑吏私便廿五發書審起居安好闔眷平吉喜幸甚矣

吾亦一例安善但滯症苦不夬祛大便則堅實時多而每每肚中不寧一日所食只是朝夕飯飯則過半喫之豈可謂不能啖耶似是氣鬱而然也不足慮耳青林鍾歌筆勢高强議論甚佳儘是合作念齋作未免趁韻君之作似不多讓若此不已不幾何而自闢門戶喜不可勝樂不可勝擊節一讀恨無人道此意味也搬宅事廿六便書似於初五六得達無或見吾書而罷計歟今見尊書及宅圖更加商量耳大抵打頭屋裏老措大得一縣令有些俸錢姑覓僅可客膝之宅子先問饘粥擔石之田地更有贏餘密付江上富戶爲幾年薪米醬鹽之資然後入而從宦資歷稍富或得雄府或至大藩漸

次添增於是乎平生欽艶之路南大宅始乃得之如是則大有條理極其周密吾非不欲力行此法而但恠做時不如說時今春若不買泥舍而得其半減之屋則買屋之餘果當至今存否所謂柴鹽醬醋饘粥𥖁石之資明知其吾所不能則其爲不緊冗費一也與其費諸竟無所補之日用酬應無寧眼前突兀見此屋亦一快耳可以爲大祝奉禮廳事可以爲宰相旋馬廳事可以樂兄弟庇妻孥偃仰游息莫非吾 君之賜耳又奚不可之有而多作計較商量爲哉我始來京師只携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詩昌黎所以見譏於晦翁者也君今咨且慮以汰侈取譏好笑好笑桓卿本非

高人不免富貴之念每在胷中更有一桓卿在旁切切然規戒於出處之際則可矣區區一屋子又何足論其早晩緩急之序哉如是者直不過笑我之不謀饘粥而徒事廣張而已假令依舊桂山而亦無所謂水田一區豈不大致譏疑歟再典腴邑亦無冰蘗聲胡爲其迂濶冷澹也於是乎意慮所不曾到形跡所未曾似之譏謗從而附會之矣又誰能一一辨之哉好笑好笑既有搬移之機則不必因此咨且而失時矣須卽圖之好矣好矣餘在另幅此書到日當在十三四間遙外情事只自難言不宣庚戌至月初二日

又

非無便使家信絡屬顧此歲暮殊方步月看雲益難爲懷比日諸節一例安好梅花開到幾分與汝大畿止作會否吾年底百冗兼之按獄頓無清閒意味竟日房室中或坐或起無與接話入夜又不能即便就睡强試步屧不過所謂內東軒其眼界勝於正堂一帶平巒數株踈柳雪月晃朗蕭瑟玄空政好與會心飮酒樂之但既無其人又不能飮酒負手一望而還無聊極矣全州判官欲謄弆吾家先稿其請頗勤因此廣添一本亦非不佳未知君意如何李友壽卿家本尙在否其所落卷每請謄補吾亦爲之留意而未及矣今若以此本借完判而更借其所落之卷於申聖汝充送於完判仍求謄

補則無妨未知如何如不以不可則須圖之不妨也其家所藏東園雅集圖方在我傍前輩眉宇歷歷在眼儘乎名畫也靑陽問得書信大抵平安耳淵友頻見否近業何如歲時不能有書殊悵惘也此伻回到當在開初只祝新年家國太平不宣庚戌十二月十七日伯瓛書

又

十六發書廿二接見起居淸迪家裏太平喜甚喜甚比日諸節更何如此間亦一例日前作營底行昨才歸來耳歲除無餘日離懷尤難堪遙祝新年家國太平此處極出地較漢陽低二度許然則南極老人可以見之候望多時濱海雲翳苦

無淸朗之夕及到大寒夜亥正時分乃得見焉大如北斗中最大星其色淡黃微赤無閃爍芒角而朗然一顆煌煌如也去地未一丈乍出旋沒蓋地勢無邱山之阻天氣無雲物之蔽然後可得見之此處出極雖低而幸於午方無高山故見之雖此鄰近諸邑未必處處得見也蓋云漢挐絕頂春分夜可見而吾今於扶安衙軒大寒夜見之事堪誇張然不宜向俗人道也蓋吾弟及淵友圭齋確信之其外未必信之徒增多口勿與煩說可矣適有公幹起送邑校於京兆玆寄安信不宣惟冀太平太平庚戌臘月廿七伯桓書

又

初六書見之邑發初二初四書見否日來起居何如家裏安吉愼節何如今日能赴塲屋否懸念不置此處姑一例而徵賦支巡日事擾擾春物方新東風吹雨官柳搖黃郵杏蒸紅陂田繞郭白水成江登樓一望宛然江南春色圖也雖謂之湖南勝景也而從未有稱道者輒但道邊山何歟回想家園物色又不禁乘風歸去之思也寄示長句雄鷙騰踔可謂行其所無事結句使事尙或有未奇處此道知之者鮮奈何輒恨人不能領會也七言則體裁已具矣益致力於五言爲佳耶金士肯殿試快哉知舊數公繼此得之則尤當愜願天下事皆有其時以是視之耳日間又當有便此則上納便也姑

草草不宣辛亥三月十三日伯瓛書

又

連得初二句一兩度書備審起居安好家裏均平甚以爲喜吾旬一到銀海寺之雲浮菴菴在萬疊靑嶂裏不見遠山一點令人鬱不可堪以此滯痞今幸差勝鄭顏復日間當來盍因病而然其間則其子來留安常權亦來而山僧多韻釋秋史之參冢而夏篆之遠公者有之好不寥寂諸客姑未來會要當於日間齊到治文書後始可進程他處凡百勿爲過慮可也適逢牛川奴寄此耳餘不宣甲寅二月廿五日

又 嶺左繡衣時

到密州寄一書矣見之否楢熱漸盛諸節更安否吾一例安好耳徐元藝平生艶服之友也胡爲乎一朝絶交天下有是理耶寂寥世界開口說文字事者有幾人哉以此心焉忡忡頭焉涔涔寢不得食不甘繞壁彷徨如此境界一生剏當也家人每每以客裏疾恙爲慮殊不知此等苦狀耳又將往拜羅京先陵轉向上路天時漸暑前路尙遠搔首奈何南麥大登秧雨稍遲農情方渴畿內何如吾起居飮食勿以爲慮也不宣甲寅五月十五日

又

在淸道寄書照否暵熱甚不審間者起居平迪家中大少均

安念不能弛燈夕鉅篇口呿目瞠喜結搆氣力儘有扛鼎之勢非爲文字事喜之君其勿慮焉吾今到徐野伐故國名都儘壯觀也浿城崧陽烏可比同耶在中州帝王之邑亦應不過如此耳到此翌朝先拜祖陵若非今行未必到此地盛備威儀來展寢園靜思骨肉感念 君恩怵惕之情自不能已也前月廿一日書適又來到審家裏平安可幸密城以後想又多少喧騰今又做一番矣又豈不大致唇舌耶蓋都是近來所無之事也必謂我狂矣將奈何此處則不俵之灾結爲五百結纔而查出又將不下四百豈非可驚者乎大抵此等事皆認以當然宜然莫知爲大段法外吾安得不舉其大者

又安得不大駭於今人之見耶適有達便聊作此送寄不宣

甲寅六月初三日 允植謹按徐公承輔字元藝與先生爲文字道義之交徐公大人有畬氏時任密陽有贓先生以繡衣舉劾不少貸時人謗先生以薄於故舊亦不顧也然猶以與良友見絕歎傷不已先生之弟溫齋公爲嶺南御史劾罷經臺之從兄金曾鉉氏經臺亦先生兄弟之至交也可見先生家法不以私好廢公義也

又

密城以後連寄三書見否卽得五月廿七書審知起居無損家裏姑安甚幸吾自月城轉向上路方滯雨玉山書院旱餘甘霈爲民萬幸且聞洛下連得喜雨甚以爲賀艱食想甚遙念無益玉山名勝慣聞久矣石臺平鋪淸流漪漣茂林脩竹眞是不讓於畵裏所見蘭亭一曲溪亭林堂先賢遺躅宛然

此地不經倭燹故手澤書帙皆無恙書院規模整肅仰止高風追感先故徘徊久之値日暮留宿院中久旱餘大雨夜注萬瀑爭流又是山靈之助不偶然豈余不爲賢人所棄歟逢諸李皆不能覿吾爲何人亦無妨於淸寂之趣耳對面盛說御史出道東京時事好笑好笑適逢大邱便聊此寄信不宣

甲寅六月十二日

又 以熱河副使入燕時

別無可聞之語而旣有流星馬便不得不寄字不審日來起居珍重兒曹平安吾今日自順安抵肅川明當到安州登百祥樓懷北海公也春風甚厲須申囑內間愼竈埃如何吾憊

症日漸蘇健亦可異也沿道見流民抱孺負籠而行者甚多每於車中暗自摧潸奈何奈何悤悤不宣辛酉二月二日

又

日來起居珍重家裏平安灣撥去頻來稀所見君書不過三度殊可鬱也渡江後程記姑未出出當送去一本耳吾昨到安陵先上百祥樓撫趙公記蹟碑西來千里兀兀無與語峴首片石攪人熱膓而已招問當日吏校遺孫皆不可尋邑人與行中人都不省此爲何等意思叙說一遍又莫知其趣奈何查對後啓便略此不宣辛酉二月四日

又

初八書見之六日九日所寄次第照否塞上春雪深尺眺望奇絶昨登統軍亭眼界壯觀有非練光百祥所敢比論已覺望洋也名家詩扁亦殊不多而義州國門戶自古重關防長城何年起屈曲隨山岡浩浩韃靺水西來限封疆我行已千里到此仍彷徨明朝過江去鶴野天茫茫圃隱先生題也到處題咏每見此老詩篇方可謂言有物耳一行每於義州重理行裝不得不留滯而燥鬱不堪直欲即日過江而勢無奈何矣主人娛客薄有竹肉之設眞乃不入耳之觀也數日來啜飯稍勝前路可無他慮勞撼中攝養亦有妙理方漸得其道好笑好笑行中人人得其家書盛言京裏騷訛而君則一

不之及爲吾遠費憂慮故歎又可笑也窓下芭蕉淸明時節須先脫去藁窠護作小欄如何兒子往外家云須令往來勿使闕課好矣吾十八當渡江渡江時當寄書耳此便書則可見答於柵門留站耳張福之孫一人搜得方將率去可喜也不宣辛酉二月十四日

又 壬戌晉州按覈使時

東明院遇經臺寄書似未及達矣比日春物漸姸洛裏亦然否不審起居珍護兒曹同安金室想此際發送可念三日不息火古之人卽不過吾輩耳初十到達城晉陽消息雖或有過於洛中所聞者道途未的皆無足動心想科時嶺士坌集

不無騷擾大起之慮寄語同志諸公勿爲此等語驚動但嶺外事無往非晉陽未知備置幾輩按覈使逐處接應是謀非吾所能及太息流涕只爲　祖宗列聖辛勤鞠養之赤子而發此將奈何取考壬子李魯叟按事時文簿伊時事鎭查營查完了已熟而按覈之行卽不過終條理事然猶費月餘光陰今吾行尙未捉得犯人而疾驅先到凡百如捕風未知出塲遲速是所大悶此處舊日部曲次第皆集聞物情頗恃吾爲安且或曰此公之來非晉陽一事更兼道內各樣撟捄方延頸翹足云其情可哀而又不覺自笑也南土早熱持來衣服甚不適宜既無自家中專送之道此又可悶李洵基之族

有居營幕者憑便傳書可能信實如干衣件寄李生則可順便傳來諒爲之如何卓然尙無消息可鬱吾十五日當自此向晉兵使十六當到任云牧使尙未聞行止耳悤悤姑此不宣壬戌三月十二日

又

日前書照否花柳方新不審起居增珍初五所出書昨纔得見欣慰李氏子頗眞的無慮則甚幸然惟待吾還可也吾留達城四日晉牧似已上任而姑未聞之兵使今日當到任云故吾則今日發程計十八當到晉耳晉陽事漸有所聞當初光景雖甚駭惡其實無他慮遠處騷訛切勿動心此意須遍

及於知舊中好矣所示琴泉語可念爲此身憧憧無所不至感歎何極吾方以柔道治之倘京梭來集則亦恐打草驚蛇其計不行還爲無妨耳此書亦呈琴泉一覽爲好也燕友書信不久當到而姑無由得見可悵須善收置待還如何擾姑不宣壬戌三月十五日

吳中先賢像尙友記此兩種借於梣丈携歸未開一葉而置諸夾房架上須勿煩人如何此爲秋史物梣丈甚難借人耳中州諸友書來時須勿煩人一一收藏如何最易闖失雖略觧之者亦不緊不緊

又

書信之阻甚於異域精神都注於公幹家鄉離索不暇理會
一夕李貞甲來到得尊書及口詳欣豁可勝言耶不審伊後
起居安吉家眷平寧視前一例耶吾心忙事緩曠費時日凡
事遲鈍無到手爽快之術悶悚不可言撫摩中行鉤覈事勢
不得不然而遲鈍之疑想已有誚之者亦復奈何從前按覈
皆在營邑行查功夫已熟之後奉命莅之以重事體故其案
易勘今行則猝然來坐於一哄都散之後鎭將之所捉待者
不過憑其告訐取其貌類若干人而逐影捕風旣沒把捉分
別首從初不明的所以遲鈍居然辭陛後過時閱月尙未
結局此心悚悶且不暇言朝廷企佇爲當如何以是坐不安

席而亦無奈何矣右道諸邑無處不動咸陽丹城居昌星州昌原等處皆已蠢動一塲特不至犯分殺人只是毁吏民家羣愬巡營去又或來訴於按覈使其列錄條目無非切骨可冤者而其實則亦多不通之論鄙氣呌吸之說令人悶塞也卽聞益山之變較諸晋事尤是可驚彼處又當遣按覈使此行之一時並舉此何爻象凡所以致此者民耶吏耶憒懣之極痛哭流涕非過擧也書生私憂過計何嘗不及於此乎到今尙以爲杞國云耶輒曰大懲創吾未知何法爲懲創而又未知懲創之後將以何術爲大悅服有講究及此者云耶浩歎浩歎內訌如此外虞可畏其將奈何其將奈何

又

啓便回承書備悉近節欣豁昨兵營節扇便想與此同抵雖然聞便安可無書耶日來起居更珍家裏太平吾與昨一樣公事未了日以悶悚此處諸邑蠢動且聞湖南不靖吾所悶者洛裏騷動也民生困瘁亦極矣安得無此事否未知廟籌將何如燕中友人書信必無賊奪之慮旣無貨物之伴之而萬里之外知己精神所注者也衰世此事那得無神鬼呵護吾以是不以爲慮耳玄僉正想已來傳須善收藏如何聞有兵營便略此不宣壬戌四月十一日

按事稍稍有端緖而終未爽快更費數日心力始可得其情

伊後更費修啓幾日且有查逋勘逋方略之啓一時並修則又費幾日洛中則只以咄嗟立辦責之此爲可苦亦復奈何

又

數日來淸和始見麥凉天氣洛裏何如起居一安渾舍無恙初五啓回便書見之欣甚南民到處不靖日以憂慮想京中騷訛日興安得不然耶然切勿動心此一番氣數然也若謂吉凶之先見者則可矣而謂卽此是亂萌則不然耳卽今有大政令可悅服羣情則妥帖不難而不審所聞何如吾姑依前狀按事今始端緒畢露修正文書講究方略又將費幾日姑未知此月內能封啓日以燥悶眞難堪也下隸三漢苦苦

相隨既無用而久滯不緊玆送還因便暫草不宣壬戌四月
十七日
兵營便書想見之矣此處事其緊犯者初意已盡逃去十難
捉一矣乃不然別無發差未捉者隨手拿致葢當初撫摩緩
治之故民不驚恐而然也然而姑無大快悅服之政而只以
擒捕無失爲喜有若罔民是爲歉愧奈何誅之不可勝誅只
當罪其倡起者此非擔薪挑柴者之類自有聲勢壓一鄉指
揮惟意之人而都是緘口不出明明燭奸久矣而其奈不出
於四供何哉雖甚痛惡而又不可酷刑鍛鍊撫摩中行鉤覈
所以遲得幾箇日然後自然發露耳獄老生奸人所恒言而

今見其生奸不妨爲將計就計葢事無定局如此耳今所慮者開寧事比晋尤酷監司既啓聞矣此事又爲我擔着則歸期之漸遲勞碌之更多眞難堪此將奈何如蔚山軍威等處皆有事或輕或重大抵皆動者已爲十二三邑此何爻象耶最所慮者慶州也本是民生最困之邑而其宰之無耻無嚴民不聊生最於一路如此而無變則反是變恠也此若動則其事必有大於晋者此爲憂慮耳

中原朋友書信能無失而來致否杭州失陷容伯家最慘則仲復亦杭省人也能無恙云耶玄生之姑不來似未及到京而然耶如有所聞須示之

又

修書欲明朝發送得初八專足書甚欣慰家中都太平張燈爲娛年年客裏過可悵也金室安過云尤幸書中語眞不滿一笑此事從古如此君乃不能談笑處之有此委寄是爲可恨吾雖庸下豈爲此等語所勸哉惟斟量事理爲民國盡其分而已餘不須論也原書已悉此不煩複姑不宣壬戌四月十七日

前牧若倘在職次則早已論罷矣旣以不能鎭安廟啓黜之今若以此更責則架疊無意又無狼藉贓案如兵使吾雖不能保其將來而實無可摘於旣往則何必遽論於此啓耶其

可論者在都結結歛等事此又非此人之挪犯也然於查逋之案將不得不張皇論之今若先及於兵使之下則非其類也今者激變兵使也非牧使也事有緩急之異先後之序遠外措處誰能料度乃爾耶誠不足辨矣其人之得此聲於梁楚久矣幾乎坎軻其得洪川 憲廟特恩也以此感激思欲湔洗吾所知之深者也其在湖鄰邑果無他事以是故心竊異之今雖無可苛摘而其於查逋一事誠有不得免者異日對渠言之渠亦不怨我矣若人之爲言異乎吾之所欲言者何其多明眼人耶今之君子恒言綱紀不立夫綱紀者天下之至虛軟脆弱之物也不能自立必須充養扶植然後僅能

立焉禮義廉耻以充養之忠厚恩信以扶植之賞罰好惡以
策勵之然後僅能起立而行幾百步猶恐其一有失焉而欹
危蹶躄之患俄頃至矣今盡去其充養扶植之物而惟以不
立責之於紀綱紀綱而有口不亦曰嗚呼寃哉此吾　列聖
祖宗辛勤鞠養之赤子也今也既不能衣食之又不能教誨
之遂至不識禮度發怒於尊長其罪當笞而爲之惻然不能
不然矣乃曰屠戮云乎其亦不仁而不智者已矣今全道皆
動鄰省亦動此何故也欲以屠戮二字磨勘之則其亦難矣
一言喪邦此之謂乎寒心寒心奈何奈何凡吾之所爲其遲
速詳略寬急剛柔之槩君則知之朋友中亦應有知之者其

他聒聒皆不足經心甲寅一年之囂謗未曾經耶爲吾所當爲勿負 祖宗上天而已他不須論也燭下眼澁不成字可欠

又

昨逘三隷鈍步能先此抵達否日來起居更珍渾室同安吾依昨安遣按事看看垂畢而書役姑未始之其事浩大多費精神尤以稽遲爲悶耳中原朋友書信到否雖極紛忙際不禁一段悵想蓋去年此時無日不樂事得意今乃晝夜煩惱憂虞溢目安得不觸境興懷耶此處公事旣畢之後恐有轉按他處之命方以此悚悶大抵無邑不動往往有强尋事端

只好作閙處有不可一例以不堪疾苦斷之者誠可痛矣湖
南湖西皆日聞可駭事或多傳聞之爽而槩南民同此不靖
此何故也念之繞壁不寐將奈何專伻告去略謝不宣壬戌
四月二十一日
游談之士悠悠之論元無足嬰懷愼勿動心如何韓奴之來
人皆恠之耳愚兄閱事亦多矣勿以爲慮也前兵使論啓是
不可已之事也所謂按覈豈但覈民犯者耶凡此局之有此
變一切可按而可覈隨其罪過而斷之而已先後輕重皆隨
其事理豈容一毫安排耶遙揣毁譽而欲取其便則平日何
不仰人脣吻善伺顏色耶好笑好笑白樂莘平生無恩怨不

識面目今聞 處分極嚴重事體當然而在私心則大不幸終日爲之不樂然是私意也何敢何敢

又

兵營便及宣撫便兩書次第見之伊後多日更問起居渾室均安吾一樣今纔修上晉州覈啓明將轉往大邱按問開寧事耳開縣殘邑經變零星吏卒存者無幾其他事勢萬無成樣按事之道在前列邑覈事多行於大邱之例以此措語修啓而聞者必以爲懷怯復如前日然何恤焉惟以句當無虞爲義耳所謂乃祖乃父等語此亦先生不知何許人之類也吾當責其亂類之父兄長老何必責其讀書君子之乃祖乃

父耶此則不干我事爲此說者欲取其厚責以獻於乃祖乃
父不亦異哉其關文似未曾送示於君故玆令謄送耳君書
盖揣得其與訕之意若不見關草而能揣之則眞乃明足以
察秋毫者耳獄案上去擧世庶可覺得而亦未知果如何也
大抵太支離其事之難於神速乃如此吾亦不料者耳不宣

壬戌五月十日

又

覈啓便仍留啓便想次第入去昨夕得初九答書欣甚而棄
官閒居始乃賢弟本色爽快無勝於此者適兵使本官持酒
來爲道此事引滿一太白矣金君保卿聞其親癠上去客裏

去留尤難爲情日來起居諸節更勝綠陰黃鳥書史娛情可矣爲乃哥悠悠浮謗煩惱失睡可乎何不以棄官法遣諸胷中耶吾少得休息他不足慮也伊間家裏何以調過長日如年凡百可想幸爲尊嫂道此間無他擾無他慮以寬慰之如何開寧事早已有探得情狀好費精力卽封致尹幼常似可有助而終是放心不下想梓丈憂戀萬段奈何不如得春川可奉老人安穩而其得安東必經臺事耳何必爾耶聞致沃令得慶州推榮而止耶將赴任耶其爲弊局不可輕易擔着前尹不但饕餮於慶也至奪倭人鉅萬之財此事必生邊釁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此皆應時生者奈何不宣壬戌五月

十五日

沈仲復易州之行必亦吾今者之行也大略相同亦時運耳霞擧楹聯情眞語切諷咏不厭也晉州查逋爲四萬餘石致逋之因都是無倫脊之事也以法繩之一齊脫落只餘一萬三千餘包本邑有不正名色之稱官况者歲入四五千金足可十年排充此數故直登諸啓中今日晉陽無一斗半升之逋事之淸快無如此者但近日委巷賤流皆足以牽制廟堂若夫形格勢禁沮敗此事則是乃非吾所知也惟盡吾所當爲而已至若取怨於前牧使舊邸吏又何足云耶勘逋草覽可悉也所謂舊邸吏梁在洙白命圭李昌植此皆何等人也

參查諸守令皆搖頭吐舌紙上姓名亦不敢正眼看其眞可畏哉此漢等若不得竿首快衆則南方之擾非可以言語服之奈何

丹城有金櫺者亦此邑之李命允也毆逐前官林昺默渠亦遇打於邑吏其子前正言金麟燮亦父子同惡新縣監李源鼎新延吏卒都是金櫺之所募送驛屬巫夫之假充者也邑屬則早被金櫺之毆逐莫敢出頭新官到邑後櫺輩禁其官供買進店饌孤坐政堂莫敢搖手動足試笞一使令則櫺輩齊奮面責縣監曰鄉員所差之使令焉敢笞之乎監司定查官欲查其縣逋案及吏民閧閙之事則又禁不得行查其禁

之之術奈何大抵無一吏承令舉行者早已以出頭則打殺之說嚇散久矣丹距晋五十里聽聞駭惡㰚輩來訴以遇打之事正名分等說揚揚不已第順渠說以查實捉報爲題矣仍不到付於該官葢精神不在於雪辱只是聲張於按使而已也坐此既久不堪駭惡之外彼邑事勢誠不可問故日昨送校捉來金㰚則㰚也裂燒捉關揚臂大詬而所送之校只捉其羽翼諸漢而歸搜致渠輩所謂文書者則乃排結觧錢逐歛數千金以歸於鄉會酒食之簿而儼然是大同田稅之出秩也新官欲慰民心蠲減衙祿近千金而發令民間則亦匿而不行其計欲竊取喫之也此等豈爲民說弊者耶如此

奇恠痛惋之事便是景來之鉛錢也極欲啓請處分而有道臣在吾之發作有好尋事端之嫌姑且存商此等皆稱乃祖乃父逢辱云者耳 殿庭親臨懸揭表題羣起作鬧者何地人也逢而問之則天然作色曰嶺儒不曾有此此是他人耳此事不曾目見乎吾發關中擧責今番鬧塲此爲極緊之語擧世皆曰此語不緊善爲緊語者吾皆見之耳

又

去月廿七見李成雲專書翌日前發歷拜華陽先墓踰秋風嶺今日中火於懷德地逢初一出書欣甚又見龍也書尤喜始於陜川路見心閣書語不分明而大槩並擬七四於極處

驚駭大不樂如此則刑政之大失也及到秋風嶺鄭圭復諸人從營下來其亦未及謄來回下關文而詳傳蒙刋削又傳七四上裁特從覈使之啓伊時快豁感祝如何爲喩吾雖革職非罪伊榮也嶺宦之又發豈非不識羞耻者乎胡爲乎引悖類之父兄而謂之士林先輩乎吾旣蒙刋削而又此矻矻則似必有加於此之處分諸議謂當何如耶吾於晋事以遲滯之故得刑政平反人心晏然廟堂之欲多行誅殺而特施曲從覆啓此又嶺人之大悅服者也可謂事事得如意也而甚麼嶺宦做此無理之鬧耶心閤所云亦一變恠者果評之當矣初欲往牛川留幾日矣今得此報必有恠事也當直向

水原路渡銅雀津爲計而所住處姑無向方可悶耳廿五疏
發則　批答何不示之耶若有行遣之　命則尤不宜遲滯
路中君之事每踈漏可嘆也若無他事則進住於安巖洞似
便近不然則蓉山有誰某之亭子吾所未詳行且謀之爲計
耳狎鷗是圭齋之物欲向之而但患隔江無事力之人難於
暫留故不能斷向試叩諸圭無妨耶終嫌路遠孤寄爲不穩
耳安巖似最便好耳君所云迎見商定者何事耶不必遠來
只於銅雀江干見之好耳不必渡江遠役耳吾行別無苟艱
借晉牧官馬陜川城主助盤費好好上來耳李成雲先送店
中胡草不宣壬戌六月初五日

又 任西伯時

方與回還書狀金石菱學士坐多景樓望夕陽一抹遙山甚思小李將軍金碧筆仍話燕中舊遊意甚樂也一封書到得悉令履安吉喜不可道朴傔允植之書見之耳其不往善山善思之者也此傔改名允德爲好蓋嫌於淵齋親諱且洵卿名字正同皆可改之端也此紙示之也

又

十五出書昨午見之備悉令履連安家裏穩平金室釋慮甚幸金壻亦出斑淸快耶今番疹症想無人不經而所識親戚友朋無非窮寒貧乏醫藥維艱者也安得不來相告急耶忍

勞耐煩安心酬應亦有可觀是乃道理當然者想不泛忽耳

又 溫齋公爲嶺繡時先生按節關西

溫卿賢弟繡覽默料近日與景允卓然相逢此刻想已在忠州等道中然否火傘當天濁流漲地跋涉之勞何時可忘能稍稍覺行止在我浩浩有不覊之快否惟是爲此行興味好笑好笑吾安過家信亦得安善耳龍仁萬儀三度書二十四日見之備悉多少而夾紙尙有懊悵意且慮我過用憂念何乃爾耶兄弟老白首對牀相守亦人生至歡然自非黃葉林間深邨閉戶者鮮有是焉朝廷之上以有事爲榮所薄試者在是焉所報效者在是焉今此行雖勞苦百般其任之重顧

何如也百有十三州郡吾東輿圖三之一也兄弟乃分按其事雖未敢質言於辦理之能否而粗效其分所當爲者乃在於是追憶叢桂漏屋徒抱書卷若將終老時何如也吾非慕功名之士也然而以是爲榮不以是爲苦惟恐兄弟之不堪句當公事若分離之悵果然不以嬰懷吾弟亦宜如是也原隰行邁遙相懸念步月看雲正苦離索此中亦還有旖旎喩不得之佳境耳顧吾兄弟快抛此一端思慮置諸雲外也

又

阻信頗久正自難堪得至月十七書欣甚道路勞攘幸無大損莫非 王靈也何慮之有卽今又未知何處棲息此歲將

改矣千里分張老矣不能不嬰懷耳營中大小依安可謂穩
過勿慮也所示文判公移皆合作也甚好好可見做繡衣漸
熟此爲不可無之閱歷所謂民之情僞盡知之險阻艱難備
嘗之者也其爲受用甚大恨不於年差少時爲此行耳不推
治小民不還徵奸吏此爲要道也治體也終始如一勿忘此
意如何責治民間則其擾必至於厚得醜聲還徵奸吏則其
弊終貽郡縣紛紜而亦復得醜疑前後御史百弊每生於此
無此二事則吏民悅服而吾所舉職者本不在此近日爲此
職者皆不知所任者爲何事故僨誤如彼矣吾弟早識此意
卓然諸人亦皆慣吾立論者也吾是以於此二者不復置疑

耳今見仲謙書曰民無橫羅吏無寃徵一路晏然頌聲載路云此其效耳可幸可幸吾一安方爲年底事務所坌集圍困甚覺衰氣不復曩昔耳歲前或有更書此不盡欲言丙寅臘月十七夜

又

得二月初三書并審字畫詞致吾弟做得大事眞優且優者雖兄弟知己猶於未試前不曾期其如是令我氣暢心泰病從而更減幾分也吾病本由久滯火鬱今則諸症悉平但嗽猶未止以是不能多服仁蔘所以蘇完必遲耳十八日書見否峽兄尙留慰喜之餘今日不可不還發方將送至江上甚

爲悵缺耳君書所云千里外驚遑不定公私無補之語眞達論也須念吾所擔負者　君命也豈可以私而廢公况雖欲急速了勘有如藤葛纏路披脫不得徒擾心曲而已竟何益哉大義理細商量君俱得之矣在其時已是風傳之誤致驚人而况今則都無憂患須徐徐緩緩盡意爲之不必曰暮春不必曰初夏雖拖至秋間吾不以爲悵向書亦已言之矣千萬念念但浿江春色無由共賞此爲一欠亦復奈何臨褫忙草平安字姑不宣丁卯二月二十六日

又

得風傳間統營然否騰稜戈矛之間必有事不入彀之苦而

彼處雜弊又極氄繁未知何以略略應酬擺脫去耶春已晚矣雖卽今捲取入山修文字役默料所費日字四月內復命倘患有未及之慮不知果何以爲計耶吾身病今方向蘇而心病又不得不發君又留滯此久萬一復有召募銜絆住則恐無須上聯牀一飮之日此事宜念之耳家眷幸俱安過春物倘此渺然都無一字屬興兒邊奈何奈何此紙未期何時得達聊付京裏去耳餘不宣丁卯三月初六日

又

近又阻信日以鬱陶卽承今初四初十兩度書欣甚信後多日起居更勝今則眞坐龍門高處開硯於濃陰流鶯中耶多

少煩惱辛苦都不須計較費思慮不知中心血爲用生出疾病即俄頃事也忍之不如忘之拓開心胷浩浩蕩蕩看作一消遣遊戲妙法如何如何時當暑節六七月行役好是關心但願淸靜自持勿生燥心眞若做到明年如何其實無定期何必心燥耶不過早得到濆上一樂耳卓然之病良可悶憐本是淸弱今又年老客苦既多安得不然耶如其不可强作則早先上來亦何不可耶此間一安吾健飯善眠漸向蘇完一路豐聲洋洋疾病乾淨民間寧謐眞好世界耳餘不宣丁卯五月二十一日

夾紙多片一一覽悉而作此相示亦好費精力矣其間燥鬱

煩惱又可想見何必如是耶平心安意只行吾所當行勿較其他如何此事本多曲折多訾謗多結怨未嘗不多尤悔若一一思念不已必然誤事傷生矣豈容如是耶

又 溫齋公任伊川宰時

郵吏便書想已達矣轎夫回書昨晚接見欣甚卽又到任狀歷到得初十書雖不如㴋撥之快不可謂遲矣起居連安引興寄趣好自逍遙荒峽亂峯雖云愁鬱亦在我消遣中無所不可耳家裏平安 親耕盛舉欣覩歸來中庸始 講朝又登 筵未能對君誇說殊可鬱也此便自原州直向本邑云聞十三又當有便計其回去必先於此便故此不拖長耳今

日姉氏來臨家人皆會大宅欣甚耳不宣辛未二月十二日

谷山到任須知者欲知一邑諸般出於民力者而作也伊雖閒局而大抵管領者先知疾苦爲好試倣此作一卷好矣而紙物極貴其費亦應難矣

此邑亦應從前行洞布以充虛軍而到今八路通行洞布時此邑亦應然矣其役根錢殖利補充之規亦應從前各洞所有而到今此錢收上之令各道同然爲守令者莫不以爲大悶桂田去時亦以此事必不可行大爲悶歎而去矣大抵不必汲汲以收上爲務而姑觀傍近諸邑之動靜且探於巡使而爲之如何聞前東伯言則古味呑極僻奥處不無雜類逋

聚之弊爲慮不淺云此是安邊德原接界地也在箕營時每逢陽德宰亦以此爲憂此皆其面地方也安知無隱伏盜賊之慮耶此不可不察須密密探探如何

方伯居留皆躬行耕田應有行會儀節之自營來者亦須行之如何亦閑中一好事耳

又

道明明曉還發云與漢哲約會於楊州路未知果不爽否也日來渾衙淸安日坐天遊堂與仲車對讀先集不但爲較讐也亦令此子知吾先王父之耿介甚可樂耳伯永日無聊閒坐乃中則棼如亂絲腹裏有書囊中無藥亦復奈何石老侄

自三登今夕始來明將向其家說及車任如何車任之字改以仲居似好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善固應之桴鼓而居其室之居字亦大有味居者平居也平居發言而善此非一時襲取則眞積力久之工夫於居乎在耳以爲如何餘另具不宣辛未四月二十日

雲觀所在一片石刻簡平晷渾葢晷終不能究解今雖拓來而亦不得其解玆送一本須細心究得如何其天頂字十字交處有表木之孔故所揭處白點圓大也簡平是一法渾葢是一法是兩般日晷也非相與交須也幷諒之可耳必平面也非立面也亦諒之也若其乾隆幾年立云者亦可異也旣

有此晷法而石刻示後故立作碑樣而非謂晷之必立而測時者耶

又

李用七來得日間渾節平安爲喜旣送家侄錫琦想益涔寂而疑慮尤於孤坐時難排遣也吾一例昨狀室憂臂痛尙不減此爲老人例證猝難霍然姊氏先病所教如是而因此而元氣益憊見甚切悶耳洋船十五日辰刻一齊退去而投一文於富平人皆以爲爽快而吾意則憂虞自此彌深不知竟當何如也十七 親臨觀刈大小麥吾亦參班獲觀盛擧耳李吏云有歸便故略此不宣辛未五月十八日

其間二帆一船出去時諸船皆已至外洋而回碇舊處矣二帆費幾多日還來還來而彼乃投文於富平一齊起去甚似往求北京見阻而還於是乎歸告其國而起去也或云恭親王監造火輪船方在天津過夏而彼夷往還日子適相當於往來天津之間然則未至北京而直求於恭親王而見阻也云云其說亦或然矣所謂禮義之邦見侮於遠夷一至於此此何事也

輒稱禮義之邦此說吾本陋之天下萬古安有爲國而無禮義者哉是不過中國人嘉其夷狄中乃有此而嘉賞之曰禮義之邦也此本可羞可恥之語也不足自豪於天下也稍有

地閥者輒稱兩班兩班此爲最堪羞恥之說最無識之口也
令輒自稱禮義之邦是不識禮義爲何件物事之口氣也
補弊錢役根田之收納事本行會八路者而莫不稱苦或面
懇或書乞而得姑置勿擧者有之春川是也東伯是也其他
亦應有如此處矣蓋收納之本意以爲補弊錢役根田等本
爲補軍弊者也今旣行洞布則軍弊已塞矣曾前所有之補
軍弊條件今則無用而收納之計也殊不知軍弊之外許多
戶役亦皆以此錢此田自洞中補用也況洞布之行雖逐戶
排徵而洞中若有此錢此田則各戶分排之數亦可稍輕而
省民力也此物豈可一朝刮盡者乎伊邑軍政未知其前何

如而亦曾有洞徵之弊故有錢田之設也錢與田或有自官補設者亦應有本出民間者則今若收納怨必起矣設令十分堂堂可收之物卽今民情自前民情莫不與之則喜取之則怨也今於人心大壞之秋若萬不得已朝令奉行則民亦敢怒不敢言而旣關東一路因道伯周旋幸免收納而今乃自官收納則以若峽俗愚蠢豈得帖然無怨言乎所用處卽三門修改也奴令聊賴也不爲不緊且緊而小民豈諒此乎只於渠損毫末則怨之況執此錢此田而爲利者必該洞之頭民也此輩又最工於怨謗其政令而民聽易惑者也一朝失其利竇則豈不搖唇鼓舌乎可畏可畏必須置之勿舉如

何若或已爲發令則翻然改頒還寢之令何有銷刻之嫌哉
銷刻本非不善也卽善之善也而今人每曰銷刻之嫌有若
大不可爲此尤素所不解耳
倘洞布無慮於民力之均徵充上納優如而此錢此田無他
省力補民之事則亦有道理須齊會鄕人一番詢問處置之
道爲好矣名以郡邑所謂使令卽紀綱之僕也乃不滿十人
何以爲邑樣耶自古待令官門以給使喚者雇用民夫卽唐
宋法制也今則無此而恒有應役之人別給食料向於谷山
見使令所食磨鍊於各面里而名曰雇價卽丁茶山所定而
其云雇價卽有識之名目也今若要以此錢田歸之奴令料

食則仍存其錢其田於本面本里而取其所出以補奴令之食亦何不可乎民亦無疑怨之理也今若收錢賣田則畢竟歸屬雖萬萬明白正大終必取不韙之說愼勿愼勿然則三門之役無奈何亦復奈何當初允日有此收納之論其說似未爲不可而細細商量益見其不可犯手矣君亦應心有持疑而姑且强而行之也此爲平生吾與君之病痛也此爲剛斷不足之故也愼之愼之

又

默計伊日發行太晩昨夕始可抵邑矣得無勞憊政履安旺渾署平吉馳念不已此處依安而昨夜以 大妃殿患候有

添特差藥院分司直宿驚惶矣今日幸有 勝節方此祈祝耳不宣辛未十月十六日 貽湯萬年當以砥石磨其背石磨如粉汁而瓦則萬無磨跡只略有光滑痕於是使健僕直於階石面沃水灑砂而磨之臂痛氣憊然後始得磨平試以墨磨其殺如風而瓦本麤泥爲之砂石雜焉及其磨脫有孔鬆鬆亦或存其半顆砂石皆麤劣不堪見今若澄取細泥爲之則便一好品澄泥其美不可言且廣狹厚薄大小惟我所欲不有拘於石料任意不得之歎豈不樂哉前所言烏石可作大硯云者亦拙計也今若澄泥作此大硯亦豈不佳哉

近日思之鹿茸不足奇不如鹿角之有全功明矣何也鹿血

何如鹿茸人必曰血不如茸以其凝結成形有勝於未成形之血也然則成形而嫩者孰如成形而堅者凡草木五穀之實與夫禽獸六畜之補益人者必皆取其成熟充壯者乎取其軟嫩稚弱者乎殺青之稻麥不如黃熟軟栗青棗不如八九月摘取者倢鷄補人乎陳鷄補人乎喫犢不如喫老牛凡百之品莫不皆然以此論之茸者將角而未成者豈如已成角之堅實者乎茸則入藥便易角則作熬煎不費力則不得服是故人惡其費力而賤之此區區之見耳且煎膠者必曰生角而自解之角不取焉此又不然自解者在鹿頭上周年而脫落者豈有鹿不死而角先死者耶是不過成角之功既

完而新將生舊自退也非有榮枯死生於其間也必以生角爲貴則是將不食栗子之自落於其房而必取開包剝皮而食之矣自解之角亦栗之自落之類也有何遜於殺鹿截取者耶今不論生角與自解而一切熬作膠多多服之其功必不下於幾斤茸也此須亟圖者耳近日諸公會我有言痘疹神奇事仍語及痘症用藥等事或云莫神奇於鹿茸咸曰然矣或言一窮鄉貧人莫可得茸家有幾多年鹿角枕乃碎而煎之亦何能煎到膠凝耶第以煎水服之大得奇效云吾聞此言益覺角之與茸一般也

又 再使燕京時

吾今到灣待新修賀表下來開初三四間將渡江耳君以爲悵否行人念念家累非達人事也吾則都不掛念君亦知我如此勿爲妄念憧憧可耳吾所食不減於家食時浩浩蕩蕩心目漸潤此爲養生一法可笑世多碌碌見耳第一奇事吾則中間十餘年無一篇文字可誇中州士夫縱有之亦有何奇文耶乃携來說文蠶徵此爲海內縱橫上下所未有也此不可不親手交付可意人一見也不可遙書相托於顧齋輩也此所以吾之有今行也不亦奇事耶有物默相如此耳勿以吾言爲妄如何如何渡江前又當有一䖈柵內又將有二次啓便都閣不宣壬申七月廿三日

又

七月廿九有灣撥修書已封而廿一君書來到有入於促還之語是日晩後又得廿四君書乃有不免還邑之語欲於渡江書後卽爲還官十月旬間上來云然則其間家裏無管爲六十許日矣太虛踈遠行者有此內顧之憂亦難堪矣凡事非遙度可指揮則置之勿復關心可矣而又安能如是耶且所憧憧者非專爲家中人也君之獨坐窮峽無如誰語其爲愁鬱必然生病此豈吾可堪可頓斷不以爲念者哉第一上策棄之而已也此又拘於債臺莫可勇斷可謂偶然逢一阨境也此而不可奈何彼而無可奈何然則惟有安心順應勿

用作意安排小心小心劉劉捱過可以無咎無悔幸勉之勉之也吾豈不云乎官祿與疾病相似卽世應占法也疾病之來只可慎藥餌慎起居捱度時日自然得漸就差安官事亦然限滿瓜熟自然卸免必有其日此爲居官任事者無上妙詮以此存心耐過可無他虞耳然而還邑時別無作伴之人傔則不可闕也將率去矮雄耶最爲虛踈是可悶耳此亦非遙可指揮奈何奈何亭山每欲歸家其亦老人情事不得不然而君既還邑此公又下鄕則萬不成說雖難於堪耐百般苦惱而幸姑留坐勿生燥鬱之地如何如何此書轉照爲可

吾一例安好初六始可渡江近來撥路甚遲去六日還六日

必十二日然後乃得往返今此書之答若速來不過十二日
也此限則可於連山關得見之至若渡江啓入柵啓等便但
有去書無以見來答耳說文翼徵有數之作也吾之今行本
非爲此而有物默相必欲傳此寶於天下自然使我起興勇
往其事大奇大奇君雖受一時孤寄之愁我雖有一時勞攘
思慮之惱皆在所不恤也非大談也實實如此耳此書若剞
劂則書賈當獲大利吾雖無刻此之貲而可與有心人謀此
事庶幾成得以此商量無限耳千言萬語叮囑刺刺幷無所
益往還三千里中間五箇月安用是區區爲哉吾善啜不醒
胃之飯殆善眠不適宜之枕頭留灣館多日日與同伴及主

人登亭乘舟取歡遣日神氣淸爽百無所損勿以我爲念可耳此意雖告於令嫂及家衆必以爲不然殊可苦也好笑好笑不宣壬申八月初二日

又

九秋已深果還坐家裏渾眷平善所祝者是公私寧吉所報者是一行安好餘無庸剌剌也此便乃的探詔勅順付先爲報雇脚走致灣上也上院閣書卽刻送呈而有謄送一紙爲君與諸社友同覽地也見此紙則凡事及歸期可料得也硏樵弟雲龕名文燦年三十四官內閣中書力學六書以翼徽示之片時披覽已悉其凡例且言此書採阮氏積古欵識薛

氏欵識阮則攷據詳而頗有誤字薛則筆畫多誤云云其敏妙如此遂以付之求評隲以還耳顧齋不在京可恨且百物翔騰不能謀付之梨棗又可恨也大婚典禮衆皆無暇今行遊讌大不如所料又可恨耳今日當會雲龕可有新知諸君也不宣壬申九月廿四日

又

狼子山雪中得家書一例平安欣豁可知吾行眞可謂利涉天氣晴暖不見點雪及到東八站即峽路也於是有雪甚厚犖确之險盡爲埋平坦坦車馬之行如飛星風帆且不甚寒開轎窓四望皎然一幅雪棧行旅圖又是奇境姊氏老人病

患若是沈篤豈可以一時加減爲之弛慮是以心思不能自定惟默祝而已有書而代寫也緘處親寫月日欲我之代面也今玆呈答而中心危懼何能喩耶天幸送覽則可爲一入京心忙而事鈍奈何奈何渡江後又有書此姑不宣壬申臘初二日

又

初二到柵書想先覽也爲待車重遲留今始還渡老年遠役支離之餘幷州故鄕亦復可欣此專由衰不如向時而然也恒敏來待於此聞其逢龍崗於浿上始因急報而登程繼得聞慈患有勝節貿蔘而去云稍以釋遠外憂慮耳未知間益

得安云耶吾行自然迫歲可入京聞我地氷雪極艱云又可悶耳切勿爲出城遠迎之計如何啓便走草不宣壬申臘月六日吾行盛暑而往隆冬而返始也無潦雨阻水之苦今亦不見風雪折綿之寒氣如早春野潤天低浩蕩自得今到龍灣不但近鄉情惱漸復爲塵累嬰纏殊不快意也今行不以遊覽爲事只欲結識中原名士而舊交諸人皆不在京惟硏樵之弟文燦在矣大婚在九月十五日其前朝士皆無暇相從及到十五以後或於班次逢人或有聞名先來館中相訪者或於他座證交者自一面以上統計可八十餘人亦云廣交遊也然而觀近日風氣又比曩昔不及老成者皆無甚興

况且其有志者多如王顧齋之歸里家食也年少新進皆不過詞翰筆墨而亦無甚超羣者所交雖多而只是酒食相招邀詼笑相樂而已有何可意耶以使事未竣淹留至十一月初而左右酬應雜沓不暇亦一困事也有彭玉麟號雪琴湖南人也以秀才團鍊鄉勇立水戰大功於江中當南匪平定時此人之功甚多爲曾相國藩所薦拔官至兵部侍郞太子小保而不受爵賞不赴京師今番因召至京駐松筠庵有人爲余言之卽日往見甚相傾倒然亦貌不逾中人又不見有異於人者後數日於班次相逢就我前肅揖欣欣有酬酢一班爲之動色盖此人時望方蔚擧世皆想望而觀其揖余而

爲之動色亦可知時望之果然也前後四五次相見亦來訪館中皆不易得也然竊窺其閫奥恐無甚奇特拔類之經濟籌略也洋情只依舊去去來來無甚可論而年前中國之人有至英法諸國而還者非使臣也只私自往還而其實則自國家送之云庚午冬天津欽差大臣崇厚奉命往法國盖彼夷屢請遣使通好不得已送之云今年夏始還而遍遊英法布美各國而還云若見此人則可聞彼夷之事而逢見未易且無梯緣仍念此爲麟慶之次子也麟慶半畝園吾無異慣踏聞厚之兄崇實自四川將軍解歸今爲蒙古廂白旗都統吾東人從無與此輩相從者吾試欲一見之實之客有濮文

暹者徐殷卿之所識也見殷卿書即來訪故因濮而逢寶之子嵩申又約一遊半畝園矣崇帥聞於其子而證日約會以是始見崇帥聞伊弟奉使往法國時其王被布國虜去待其立新君致命而還布之强甚於西域而亦由俄羅之陰助得勝云其說多可聞而大抵天下大勢深憂在於俄夷見今回擾者卽新疆有事也此亦恐有俄夷之助也中朝士夫未嘗不以此爲憂而滿人則叅酣無爲漢士則文弱疎迂未知天下事竟當何如也錢輕物重到處同然而殆甚於東方尋常書種又皆稱之亦由南匪粗定蕩無書籍現方各處刻坊皆取京中善本以去故書肆中好書極貴云旣行槖如洗而且

其貴如此不得隨意購書好歎好歎臨便走筆不能悉十一耳

瓛齋先生集卷之九

潘南朴珪壽瓛卿 著
弟瑄壽溫卿 校正
門人淸風金允植編輯

書牘

與尹士淵 己酉

山陵事竣卒哭奄過惟我 先大王聲明文物永閟千古慟哭雲天寃隕靡及官守有限計違攀紼孤負 恩造此何人斯居然歲暮 深兄體定省萬安闗山離索此際政苦胡乃久不見一字書也隨其意到寫付桂舍此爲妙法若必待閒

便裁書則未易得之耳弟久溯五朔生平粗見今乃平勝而眞元之敗不容言狀公幹私冗膠擾糾纏固其勢耳亦復何哉此處寒暄異候雖暑月若有西風便覺瑟縮人將日近北之故耳及在冬候微得南風輒蒸鬱不堪甚於在嶺外時兄謂此何故耶蓋自臺灣琉球直到此地滄海萬里無復限隔南風一吹則赤道熱帶曾不消散留滯於高山巨嶺之外而呼吸直到故耳兄謂此解何如此地極出爲三十九度半强南至日測驗者也比漢陽更高二度冬日短夏日長當爲一刻相殊而姑未質定耳三界圖中此處出極及燕京偏東幾度須錄示如何此距山東某州府平線相當亦須錄示爲望

不然此爲信便三界圖帖便相投示則尤幸耳欲作邑志一卷但無堪採摭掌故且無勝蹟野人傳說殊多荒唐可笑奈何班志中須攷樂浪屬縣有晉池縣否向別金山泉出門跨馬時遙謂曰此卽漢晉池縣行忙未及更質耳此必有所據兄可攷證示及否每讀古人告君輒稱待罪某職只謂是謙畏例語耳今莅一縣漸覺此爲實心實情古人下語無一字泛忽如是矣飽喫安坐隨例署押大驚小怪都不究詰是固罪爾若欲一反此道亦復得罪不少兄有何術可以敎我方聞勅使今日渡江卽地戒裝出站一邑沸鬧心忙不能罄懷惟望新春茂納天休

又 丁巳

天寒歲暮朋友落落老來懷緖尤難自遣矧吾兄在苦塊中孤寄海畔荒郵此時此情何以慰寬時序倏忽攀慕靡及益不知所以奉勉也頃令胤自嶺外來蹔得見面益覺充實又有客見廬居凡百而來誦者幷足慰耿耿之思而所可恨者地僻路左無由隨緣歷訪是堪悒悒耳兄豈久於此哉兄何必不久於此哉有如人心道心迭相往來竟未能執中於此事弟豈無主張定見者耶然而如是者誠不知其曷故耳

又

熱河行人今日渡江去家國之戀那能無之兄弟友朋我懷

君思未知孰多孰少江外羣山眼界壯闊已覺非域中曾見從此心目日新以是爲快賤軀已試千里勞撼幸無甚損願勿以爲慮祝起居增安時時過存吾弟

又

必須盛言法制更張大關治亂不可草草句斷以致有悔之意此爲好命意老成之言通一篇以是爲主如何如何如此則不言之中實發明弟之投疏初不求如今日汲汲忽迫之意耳又豈不大好大好哉弟之所大懼者今日之舉雖非曰弟疏所發而其實則亦未嘗不然而竊觀擧動且聽物論實無良筭只增掀擾此未嘗非安危之機也多少憂慮實不能

放下兄須以持重熟慮之意敷衍而力言之此爲得體也時務也毋忽如何允植按壬戌年先生以晉州按覈使復命論列三政之弊朝廷設釐整廳欲更張百爲一無所成徒滋煩擾先生大爲憂慮曰此豈吾本意耶作事無漸何以善後故與尹公書如此

又

金波彩虹更勝前日不足叫奇叫奇處政在漁舟子月中行了了在目中也恨不見之大抵光景萬變水邊勝於山中所以爲智者樂歟弟伊日穩抵無甚憊茶過掘浦橋傍有碑刻天登橋三字又列施主人姓名後面刻崇禎八年於是知此橋非金安老所設也金石攷證何可廢耶

又

松雪蘭亭借呈而此爲子昂最著意筆也王父平生喜臨此本乃手澤最多者也改裝時不檢多有闕錯處然亦何妨耶古來學書家最先功夫卽影摹也一番用功便得神髓不然而旁臨而已則終不能得其筆勢須使令胤圖之如何醴泉銘別來十年到眼欣然士小節三册送呈此爲本家單本且世上所行皆無注之本也然則此非但其家之單本也卽世無別本者也以其語多觧頤故見之者輙要一目竟無補於作者之本意而易致轉轉淹滯須勿煩人而急始移寫之功如何昨書待義僮不來取尙在案頭可異也士小節凡二百八十四葉備七束白楮可謄耳其注乃雅亭子光葵之爲之

也其亦博雅如此耳書頭往往有籤付及頭注攷辨語亦須一一錄之以存本面無妨耳

又 丁卯

兄得我書不知在於何時弟則屢拜心畫迄未能一謝其衰病懶怠於此可見奈何奈何淸風山水之勝不及丹陽多矣然一葦溯流桃源武夷到處便是無疆界可論此非吾兄淸福卽弟奇緣耳準擬解官歸日自我屋斗陵江上駕扁舟引纜掛席到寒碧樓主人方抱書畫眠破夢驚起大笑相迎炊麥飯膾江鮮其樂當何如每念此事僊僊欲飛去也計已上官近節何如彼劇此閒想大不同矣然貧邑理應多弊俗又

頓異南方治理有似良醫對證投劑溫凉隨宜否弟素餐之
愧已無可言向來一病驚動京外雖卽痊可而所謂蘇完竟
非光復舊物卽是南渡偏安一身壯衰大似天下大勢吾弟
在嶺外錄示圖翁何處題咏一篇有腹裏有書還誤國囊中
無藥可延年之句讀之不禁眼水淫淫也其行聞已北上尙
不知何日得相逢周歲久別平生初有之事且念其喫無限
苦楚受無限訾毁頭髮盡白耳聞其處置諸事大勝乃兄似
不至辱　命孤恩亦幸耳前秋聞宅眷往寓華楸歲初得令
胤書似尙未捲歸伊後未聞信亦久矣不知今已入京安頓
否清風僻奧不必取沿江上下不患無可居地及此時能謀

之否弟平生結習自放於雲水間夢想淸洌佳處向得一老屋於斗陵卽徐楓石舊宅也自以爲一可意事願與吾作桑麻鷄黍之鄰如何如何得閒蹔草伏希回信

又 丁卯

淵齋尊兄知己閤下千里關山雪色崢嶸忽得信函驚喜如何孟峴桂堂歲暮相過亦何以加此慰情耶貴治在萬山中此時光景最蕭瑟亦自蕭瑟中有趣官酒能堪醺人雉兎能堪一嚼但恨無人相對縱談笑耳吏務更何如幸無大皺眉處不與鶉鴿龐猱勞我聲氣否如今此事最無奈何只優遊卒歲無著手處一郡如是一路如是平生方册裏多少妄念

都落在何邊悵然益無奈何也弟雖衰甚幸無顯恙家眷尚在署中溫卿在傍湛翕事事當爲人所羡顧其中則亦一寒碧樓上兀坐老翁耳承寶康書絕罕近有轉傳一函不過酬應人干託而筆意甚似衰倦奉悶更切京裏百物翔騰貧富俱困未知何法可以濟此令胤尙以水原爲久住計耶皆出於無良筭不得已念之悒悒弟於上游旣謀一屋而見之者皆言打頭之屋方慮巖墻恐無力修葺直棄之而已亦一狼狽事爾雖然平生夢想只戀上游佳處兄若有可爲之資亦必就此間留意爲好比諸近海近峽可樂甚多耳貴境近嶺南溫卿歸後應有聞嶺外物論未知得失何如此事非閱歷

人不能下定評以我視之益不負乃兄所期望難得難得幸甚幸甚土豪之煽謗墨吏之助勢益亦不能免也何足道哉弟又有近日所遭其事奇怪大哄一世亦可付一笑然不得已投進病章反蒙　隆批又因大僚陳請仍任一年慚愧兢惶往愈甚焉溫卿來時逢今瑞興徐使君盛道吾兄在南時證晚契深加歎服此君弟未曾識其樂善又是難得恨無由相見也今槐山李友景涵可曾相見否亦襟期坦白必與兄合也寂寞中可相樂耳石弁千里負石尙書像來較武烈祠本弟往躬審蓋眞本爲十分無疑此事竟當作何究竟爲可耶弟於前冬託沈君仲復諸友改修九蓮佛像春間使回得

荅書皆云董研秋擔其事日前曆使歸得董書甚欲奉覽而實難離手玆令傍人依式錄呈一本覽可槪悉也佛像(卽碑拓本)今方謀裝褙後日可同拜耳李南原家少年弟未及見之少年之翁兄弟本四人今存三人其一權奉婦翁香火耳吾兄存念及此不勝感感弟則憑信極難來此後尙未一書相問鄉曲物情必以爲太無情矣咸從高默發送譏校僅捉得於甑山地押來玆付淸風校去而恐中路逃逸更發一卒同去未知能無他疎失也其逋或者可哀而在逃經年其兄代四而仍不往現其罪已合難貸甚欲一懲而送之念千里在前姑忍之耳餘祝兄體萬茀歲新與民同福姑不備覔褫時惠

德音

歲暮順便莫可奇一物問於校卒謂可携少許去故菸草五十枚聯紙十軸付呈

又 戊辰

冬天不甚寒伏惟淵齋尊兄體中萬茀浿江雪封矣遠想大關嶺路塞便斷此書能何時到覽向承惠函至今置座側時時替面亦大慰離索所求扁字門額槧字極難藏拙就鉛板上禿筆屢試得一僅可輙移摹湊合不無狂怪處然或可刻揭耳堂扁聞江東官閣有朱子筆摹來極好此爲李海嶽明煥公燕中携來者其故實另有所記今并錄上須刻揭此三

字如何弟又有小記列寫紙下須依此刻之甚好中原多有如此之例耳前惠清風奇石製榻日夕清玩江陵之珍應有此類且蚌蠃之殼最多奇怪幸隨見收取相寄至望至望怡心養性無此右耳

又 己巳

省禮曩在涓上承路次慰狀卽又拜三函寬譬慘悼情溢於辭種種哀感何以具述把筆欲答淚先於墨不知此身積何殃咎乃令無辜摧折至此其爲人之可期成就實非我溺愛之言年來器業漸進大有可觀庶不斷先人之緒不孤知舊之望誰謂玉碎蘭摧一朝乃爾乃父擁旄之地素稱紛華世

之人或疑年少不免戕賊此誠冤矣又誰能知之耶慟矣慟矣昆季相抱相勉不外乎逝者已矣宗祀之託門戶之寄惟保得性命然後乃可了當此事下見先人此大義也以至達觀之說忘情之道曷嘗不解此理耶然而觸境隨時驀焉忽焉胷中氣動如痞如結消磨不得大抵日日遠日忘而恐沒齒無奈何耳星谷桃峴皆無可擬時當漸熱弟又未即歸來姑借西郭十里地權厝方欲求山完葬而同五世祖之族有幾個昭穆可擬處將立一宗子一吾孫而稍待凉動然後此身可奔走畿湖經營此事念吾兄遠外憂念略此奉報耳伏審兄體痢餘未淸且得聞令胤間作覲行似因患報而發云

我心又懸懸不可暫釋大嶺際天殆類異域海上孤寄情兄可念此所以有自危語也然那有是理吾兄平生學力無入不得而但每有思慮纏綿不能割斷之弊今此病證亦未嘗不由於是願一切不慽心處頓然放下以忘却爲要如何如何弟四月初二蒙遞須代月餘五月廿日入都委臥舊巢尙不出門外一步幸姑無職名及身得以休息而行憊暑毒悲疚在中表裏形症自然斷敗亦云可悶也

又

聞有愼節放心不下及得下答大以爲慰沙蔘膏奏效甚幸所謂沙蔘東方所用皆蔓草而根沈醬瓮中經久啖之品佳

故每人家種之籬落間此實非沙蔘或其功與沙蔘等故用之亦未嘗無效但必遜於眞沙蔘也愚所云眞沙蔘者卽俗名蔓蔘者耳此物直榦挺生初非作蔓而乃得蔓之名亦異哉吾兄弟久有此辨每對人剌剌屢說或兄亦嘗聞否攷本草沙蔘諸家說及圖本幷無蔓生之證只作苗高挺生者也其形與東號蔓蔘沕合無差今只求蔓蔘服之便取沙蔘眞效斯可矣願兄之試之也此物到處有之其根俗所謂沙蔘相似七八月開紫花兩兩相對下垂如鈴如燈籠故樵童稱燭籠花有花大者亦有花小者其實一物也採洗陽乾陰乾俱可幾峽則產於加平者佳而聞江陵五臺山所產最佳弟

曾試加平產者洞泄泄收後又服又泄如是者三次恐不合稟質遂不復服而溫卿不謀於兄而取五兩許入附子一兩熟芐二兩大煎爲一大椀分三次頓服大取奇功自是屢服得效不可勝言耳弟亦欲更試之但畏附子尙未果此物必性凉故伴附得效耶若金眞寶周教未嘗伴物而單服每日三四錢亦收效甚多亦隨人異稟有中有不中耶望兄及此秋晩開花時多多收之旣以自服又以其餘及於吾弟如何如何適有弱毫偶到手中筆不隨意胡亂如此逑一篇沙蔘不暇及他語苦支離幷閣之

又

向來楓岳之遊中路回轅殊敗意事也一歎雪嶽賞楓可補其債歟繼祖窟壁王考刻名曾未聞知先人若陪親駕往遊則承聞焉王考少時游楓嶽題名萬瀑洞文稿中有此語向醇溪到彼時亦見之今此處則始聞耳兪學錦者漢緝之族也亦有文識自沔陽隨王考到襄陽者耳原橫之間先輩稱山水淸秀可居未知果然否若洪川則似稍勝之金友在重家世居其至親有讀書之士或見之否長溪峭壁亦有可占居處想未及周覽矣弟間作木川之行爲訪族人見兩個孫行皆與凡人同但未經痘疹不得成言而歸叉宗子尙未立此爲急事有兩人而尙亦未决以此煩惱終必擇取其一皆

吾高祖傍孫耳自木川歸路歷訪洪一能池閣林園皆湛軒公遺躅也遂拜公墓而歸耳現今又將向上江薄庄求得一兆於近地則期於未寒完贏博之事而恐又未易以此數件事不從心日夕惱了心不得休息殊可悶

又 庚午

伏承惠書十二月望朝所作也每歲此日把酒相對爲老來一樂事今在湖山千里外雪月崢嶸官樽雖芳誰與一擧仰想難爲情耳示二記所欽服者兄年高而文氣平舒闊大不復前日步趨繩尺是爲文章正軌從馹識職甚盛甚盛奇大中書讀之益覺有道者氣象不凡兄宜撥忙一訪不負所約

如何

又 庚午

開國方略昨已開過而攷明史史公本傳則史公之死於城破日已載正史無待頭記此語並此送覽覽可悉耳大抵本傳雖載此語方略亦云軍前立節而並似亂兵中被殺不似明白拘執不屈罵敵而死故終不明快其大呼曰我史督師也此在文山部下亦有杜金諸人爭自稱文丞相以免文山之死安知其大呼曰我史某云者非此等人耶要之史公不死於兵則死於投江大節炳然不須以死不明白爲疑耳

又

仄聞舄鳧近當入都企望頗勤卽承審兄體康護慰幸水原營緬似在先壠域內而自是大事未知靑烏協卜諏日得吉有十分可信術士而行之無疑否憧憧不能已者誠以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吉一而已凶悔與吝居其三焉譬如夜行涉險信步而走非氷非石踏得坦道何能質言耶是以動之一字無事不難愼而至於移墓尤其甚者也觸犯忌惡其說多端雖未必盡拘術說而不可不十分審愼耳

又 壬申

淵齋尊兄閣下前六月廿二書函得承於涓西路中槩審道體珍重縱橫滿紙筆下歷擧經史存商幾則纏纏錯落可知

神充氣和不爲朱墨撓奪甚盛且喜弟今方渡江回顧東雲戀結觚稜其次兄弟朋友耳弟行雖衝冒暑炎幸無他苦憑仗 寵靈利涉無虞勿庸相慮念也兼兩賀而往十月初七以後始可還發入京可在至晦伊時兄若還家可相逢談中州事也歸期稍遲其於燕中游讌展暇稍寬是又可喜惟望兄體餐衛勝常公私太平魏默深有曾子章句序錄在經世文編是必其所輯也當求之有道耳

又 癸酉

溫卿昨試艾熨且帶番椒朝來自言若有漸效而姑未可質言果否耳木瓜杖當取扶老之力若謂木瓜有除濕祛痰之

功則手裏握也那能有透臟沁肌之奇效哉向來洋擾時爭求丁公藤杖皆云黑鬼子最畏此木若一著力猛打則無不立斃故不敢近云今以木瓜杖責痰注痛恐與彼相似絕呵絕呵此杖屈曲硬滑大類老人星過頂之物儘是靈壽之品拜嘉不已耳性命圭旨夙所聞而未覩昨兄云萬神圭旨意是別有一書矣乃卽性命圭旨也凡丹家書亦多而其曰龍虎鉛汞鼎鑪烏兎皆譬喩品也演衍爲說圖繪寫形實不如醫家之直云氣神精血陰陽寒溫之簡質而易曉也每欲取丹家此等說法一切以醫說翻譯令人易知易行而不復爲恍惚孟浪之惑也注參同契時崆峒山人未及念到弟子不

能無憾也洗心退藏曾從洪老丈聞之今於此書當益得其說然默領盛意在差可少病而已若夫長存久視任他造化吾輩亦讀幾卷書者豈區區於此哉

又

霜旭喜暖拜頌體安弟依昨狀溫卿頗有勝節但其屈首矻矻於偏旁聲音爲可悶此事已就精深若移用功夫於禮春秋經濟文字必有可觀而尙不能斷手於說文願兄有以提撕勸勉如何如何姓命圭旨洗心藏密一段必欲謄取姑留之此與醫理參訂大有益焉推而類之其於治道亦何嘗不沕然乎不必曰一時談笑資耳嘗集未久必有全部登梓非

無可求之道而必輸致不易此爲可悶必有會心人持使節去來然後可謀之而此公有此大勳業大學術我人無能知之好之只是慚愧奈何

又

史公答書爲內閣珍藏弁以御序恨無由見此文字眞跡也爲天下主者褒忠奬節扶植名教固應爾也而吾所云淸家諸帝亦化爲明朝遺民者非耶牧民政要送呈而不必汲汲還傳本主姑留之弟欲更詳閱一過耳無論道之見行不行吾輩暮年所宜留心者惟此等書其他並不濟事耳

又

令胤書字甚佳然嫌涉俗蹊所以然者以效秋翁也此爲不必然此公確是自成一大家集衆家之長鎔鑄一法者也今無此公之學而欲效其粗跡已是迂計而見今京外吏胥傖夫無不效之吾甚病之不如且習松雪字樣爲近於中世以前先輩典型幸勿忽之如何

又 乙亥

頤堂墨叢又喜其不至散逸而想前所來亂稿必有與此重疊者耶文字之傳不傳亦有數存見於今者此家回祿而益信焉也有吾輩合力苦口挽止者卽不耐荒凉出郊之計也萬萬非得計如此則海莊兄弟家事不可復問願兄亦勿以

他人事而忽之如何如何

又

雪月良夜不能對酌雖兄擧三爵而弟空負頭上巾沒趣甚矣闕餘散筆曾未細閱今得此卷起感於兩公之著錄與寫彛不禁愴悼耳只此一卷到兄手耶全部俱存則欲一瀏覽此卷姑留之耳孫夫人事胡爲欲留待後人耶苟當可言地則奚不可耶

又

早承慰喜紙本當隨意染墨而劈作每兩幅雙行寫一詩如此三對似好若全幅作字則只合作多樂門所附不韻甚耳

此箋所畵魚卽八大山人作也山人之爲誰兄應知之耶是爲明宗室國變後佯狂遨遊人間今中州人皆重此畵與傳靑主一般敬重非爲畵之工也重其名節耳此箋宜以其一片裝小帖作跋語留玩耳

又

故人遺艸一家言半是朋樽昔共論此爲汾西先祖梭谿集志感語也今弟於海莊此稿亦禁不得觸境生悲耳老來心荒甚於眸昏要當一披閱還呈如有可貢愚處敢辭諸

又

梨洲碑記所著書目中有明夷待訪錄然則此書卷首胡爲

稱黃宗炎也炎是梨洲之弟也又胡爲稱黃宗炎梨洲著也待訪錄是皇王世界之書也爲顧亭林所欽服者而今刻在海山僊館叢書中此叢書爲葉名琛廣督時其大人東卿所序而刻者也奈何謬錯到此誠不可解耳待訪錄方在梣谿丈來當呈覽耳

又

弟自初七至昨所經歷蕭閒淸曠警惕辛苦歡欣忭祝備在三四日中不知從何說起自然多德倘爾團圓耳盛稿日昨初不寓目今始一讀葢近來合作可入東文選中豈兒年高境進故歟亦情到意到神來氣來有此感激之筆也作文須

有此境然後方有佳作不然而强覔竟不能得如此文耳海莊稿要之全寫一本然後可論存删今復得十册當免大闕漏耳幸甚

又

淸晨拜慰更深原道文字甚盛意也胷中爐鞴腕頭筆墨必具異樣精彩可能使讀者醒神若依講學家爛熟言語別無奇處下筆之際須先存此戒如何如何一册包送切不可煩他人耳

又

拜慰一册依到相與誶罵未服厥心所論誠得之愚則曰其

技藝則精巧入微其學術則鄙俚粗疎乃以鄙俚之說證之於精巧之跡所以自信愈篤蠱人愈深也至如誑誘愚民亦其術之下乘擒賊先擒自有急務若徒與壞色粥飯煩吾辨舌則亦疎矣云爾

又

西風吹散凝雲從此快霽則幸甚纔自公退拜承委翰欣審雨裏兄體安重仰喜女四書弟有一本謄寫者而元來得人家古藏闕一卷者常恨未能補充向始有全部到手先要令胤寫弄一帙爲異日更謄計今來新本當題標呈去須日後借之如何蔡錄張詩付溫卿訂之其意似不以博爲得其說

亦似然容俟面詳雲養韓公潮州表論此友未必是不見伊川定論而乃議此公迎合少年奮筆馳驟或有此等語雖非允當亦志氣可見若到老閱歷痛癢又未嘗不圭角鋒鋭磨礲圓熟耳桂田方有書要共聽鳴泉想於彼相逢

又

伏承日來兄體清旺欣甚弟亦稍稍有勝狀而老人有病不見一朝霍然理應然耳東湖小卷中有弟畫山居圖跋感舊悽然不知幾回此爲還此圖時未及寫送者也恨不以其蒼勁之字寫付圖後也姑謄一通而還呈耳梨洲選舉論果於鄙見有未敢信處不但中外風俗之不同必有反生衆口囂

囂之弊此宜多存商量如此處爲處士大言不宜輒聞而輒試之也批識評難誠好矣當乘閒圖之黃肖堂名之傳其官名未詳全氏集但稱黃肖堂墓版文耳畫綱巾先生傳在何書耶李世熊亦未詳問於栲丈則可知也

又

弟逶迤往還爲三百餘里頗憊矣螟孫幸可托門戶敦定而歸卒來之節姑留待新年蓋其分離之際情事可念稍遲遲爲好故耳歸時留簇舍三日桂田新居果是三帿地近凡四次往還歸時臨門鄭重我曰忍別青山去其如綠水何今吾則綠水青山間又添一老尙書難爲別云云相與大笑耳

附 尹公題瓛齋簡牘後

瓛齋天分甚高視凡陋若浼雖游戲談笑之間文采照映四座顧其中自有不可奪之志不可窮之才措之而有餘裕用之而無不當者其文長於論事辨別情僞指陳精切疏暢通明纚纚如珠璣之走盤官話俚諺莫不鎔鋏成金信手拈來一歸之雅潔尋常翰墨烱無一塵腕間秀朗之氣自不可掩則人莫之及至其友朋血性民國苦心他日遺集出自當知之葢近世以來其有用之才學識如瓛齋者未知爲誰而瓛齋旣歿之後如瓛齋者又未知爲誰此所以爲高歟又追輓詩曰論公未易識公難歐范之間得

所安北里友生哀誄罷冢天一鶴更誰看歷數台司幾朴
公思菴去後有瓛翁孤忠雅望符今古金水蘆原一路通
又曰瓛齋之文其論事似陸宣公而指陳精實令人感歎
往往似紫陽之文蓋其通透之識惻怛之意自然辭理相
符

上尹梣溪

攀別歲周遂闕候儀蓋卒卒鹿鹿無意之甚乃至於斯自訟
亦自憐庶幾其下諒而恕之也歲華且寒益不勝景溯之忱
際伏承下書欣荷之餘伏審玆下撫按體候神相萬安伏慰
無任區區北土高凉宜乎水泉適人而乃有不服之祟何也

向遊西邑人皆言水土甚佳獨不得利至今有咯血之證始知稟質各殊有適有不適如是耳侍生幸無大疾苦但衰相頗多彈束趍造每難自力不知如此不已竟成如何樣子奈何奈何下惠諸品感鐫不已眞興王碑頭從他人聞之方俟一本之賜幸玆得之矣細玩百回第一書法遒婉謹嚴東方古刻罕見其比眞興之爲謚爲號從未有攷證處旣曰太王則似是尊崇之語恐非當朝之稱謂矣且羅代之呑並句麗在眞興卒後歷六世九十二年至文武之世爲唐高宗總章元年眞興之世羅界無由至於今之咸興矣此碑之立恐在呑並以後而其首稱眞興太王者恐有追述先懿之事不得

不如此而其下文全缺無以爲辨矣雖謂非眞與當時所立
亦不失爲我東金石之祖耳昨秋試士湖南歷求禮華嚴寺
爲羅代傑搆而東方諸祖師莫不卓錫於玆本有華嚴石經
爲倭寇槌碎今尙有斷刻之堆積者書法絕佳若使中國人
見之雖殘缺如此必應拓出傳寶不令埋沒乃爾殊可恨耳
紙縮姑不備伏祈歲時之際爲　國自重

與中穉英

曩歲弟於燕中友歸安沈秉成仲復甚善爲我說浙西山水
之勝贈我陸魯望集要我作贈書圖圖成余題詩曰天潤江
空境有餘贈書圖就欲何如他年小築松毛屋伴釣秋風笠

澤魚仲復爲之歎息盖聊復漫辭屬意而已安有伴釣笠澤之道哉平生邱壑夢想惟在上游佳處非直淸流高峯暎帶邃复晨夕往還最多素心人故爾書生幸得買山錢亦旣置屋此間磵居溪居兼江居之勝扁舟草屨優游放浪得其所哉水南水北皓首相對兩三衰翁樂此晚景促龐公之鷄黍修逸少之桑葉眞趣依然豈止一二宿昔之志庶幾遂焉向又送人多種桃核春晚花開紅霞滿谷盖勝景如此而尙未能挈眷一住不知此爲何故而然臨風悒悒又何異笠澤釣魚漫想耶此際忽蒙問存香醪錦鱗珍重至此笠澤伴釣風味不減因境起興索紙走筆此若裝成屛風似勝片稹摺疊

篋筒中矣以爲如何　覃恩盛典誇耀鄉里亦有如此道理不須云云搜篋呈紅條爲異日扁舟中光華可哂收也不宣

乙亥孟夏之望世講弟朴珪壽頓首

與洪一能

三斯尊兄知己閣下逢人從貴鄉來輒憑問近節皆云年來衰落太甚又因寫碑臂病不能作字念此是老境例有之證所不得免但知舊之心爲之悵然奈何奈何如零落諸友朋縱使今日皆在世間與共晨夕終無此去三二十年團圓無缺之理亦並付之太上忘情可矣奈何奈何科儒坌集正苦相對沒趣乃忽有客袖出兄書兩眼爲明雖字是倩寫文是

呼出欣慰可敵對晤另示經濟利用厚生之具此爲兩家先德平生苦心講究何嘗無一二件試之果然者耶陋俗終不效法皆歸束閣而止若廊廟謀國之地視此等爲不急凡於年使之行所汲汲者別有其物別有其事竟無暇意到從前如此誰能辨此惑而開此路耶年少時每歎及此思欲親見其一變至魯到今志氣頹墮遂寘之一邊非但如此也經閱既多竟無可奈何而已今承盛論只發浩歎至若婦人服飾此亦家庭夙所講劘弟於弱冠時已有著錄一部攷據頗詳而此非一人一家可得私自行之則亦只以自娛於楮墨間向到燕中又目見華制與結識諸君叩問南北俗尙之異未

嘗不旣詳且該而亦空言而止近日又有大可駭惋者凡洋畫之自燕來者觀彼夷女服飾則何故與我邦酷似如此也少者短窄襦也恰似爲大裙棚張也恰似爲老者之襦稍長而裙稍短亦與我東村舍老婆無不類焉以至頭上所裹宛然無少參差絶域萬里東西之別無復可論胡爲而與我邦相似乃爾耶愚則曰蒙古太祖曾並呑歐羅巴各國而分封諸子及元亾之後各國次第逐而除之然其俗尙襲蒙制於婦人之服今吾東婦服亦元公主東來之故而俗襲麗朝宮樣也是故東西界萬里絶域殊俗不曾相過而乃其不期同而自同者如是也此豈不駭惋嘔逆而不可堪者乎士大夫

苟知此故則不可一朝因循而不思變改也但此等議論未
敢輕易發口者誠恐其變改之不能悉合古法而凡於變改
之際反復訛謬者每多見之用是默默但已奈何長春寺劉
太后遺像弟亦曾拜謁見其安奉櫃子中有一新摹粉墨如
昨日斷手怪問於主僧僧曰舊本渝黦故改摹而供養今逢
東國大人來謁故出揭舊本耳其言可感又可見華人之心
尙存明室也出阜成門八里有慈壽寺寺本萬曆間刱建奉
壽皇太后（神宗母后）像歲久煤弊嘉慶間趙懷玉號味辛法式善
號梧門爲之重裝今又弊弊弟歸後不能忘焉及在浿藩貽
書於董文煥王軒諸君送白金五十兩求爲改裝兩人者竟

爲我成其志仍有詩文記其事中原士友之爲遠朋料理此
事重可感歎而弟亦與有榮焉此事從不與知友說道葢恐
翻轉不已弄出唇舌吾甚懼之也今於兄書有語及長春寺
拜像事故聊此及之願兄亦勿煩說人耳尹雅臨歸忙草略
此報安忽忽不盡欲言惟祈道體對時清旺壬申四月十有
二日

與申士綏

白描人物畫家最稱爲難此幅神品也不可多得鄭逢仙即
畫手歟鑒賞人歟兩面印章細察之刻他紙糊粘者也是又
可異而所畫王者未詳爲何代何事溫卿曰此爲帝堯氏也

何以知之曰孔夫子其顙似堯今此像其顙甚似世間孔子畫像皺紋滿額聖人憂患大抵必相似也此說極可一笑然亦不爲無此理畫者意匠未必出此而所畫者聖人也則亦未必不偶然自然致此法相也溫卿曰又有一證今其階間所種四叢艸卉不是蘭菊羣芳之屬無足爲殿陛之飾而其葉必皆十五何也是必蓂莢也而一叢則隱蔽於砌傍雖未盡寫十五而亦必如三叢之十五無疑也就而數之果然如此溫之鑑賞亦難得矣侍立宦竪之冠嘗於焦弱候養正圖畫唐代故事有此樣而持如意人宋代幞頭也其展角不似舊法階下恭立人巾是唐樣帶是明制也即以後世論之亦

可謂古近相雜而王者所戴之爲冕無疑但其綴旒未滿十二且帝堯時安有冕乎以後世儀物冠服畵三代故事畵家每有此弊不可一一責備且中國衣冠一自紅帽蹄袖以後僅寄仿樣於場戲砌抹間日以訛變全非古法則雖以李榕邨之宿儒而其論冕服令人瞠然况畵史之流乎特不過從其耳目所及自以爲古製皆如此也今若以衣冠之詭異也漂到之自遠也而致疑於海外他國則大不然矣

畵幀完璧而順手寫此一段更看之合删潤作一畵跋覽而還之爲望耳無聊事如此也

與南子明

異域歸來家國太平欣豁之極殊堪相詫連得家弟書輒云
親戚知舊均此平安伏想定省萬安棣體康謐仰賀且溯記
下生銜 命往還已費半年光陰值玆暑令而幸無火傘泥
海之苦得得往得得來固 王靈攸曁而亦非始慮所及也
熱河奏覆動費旬日諸司舉行亦覘綱紀所以復路之淹滯
許久而在我遊賞追隨之樂則亦得其便宜但可與結識者
過半回籍又多隨赴木蘭可謂太寂寞矣多少只俟合席一
日暢談令不足云云耳過瀋陽一日店中夜步庭畔仰見天
衢有疋練之白謂主人曰是甚麼星店主曰是掃賊星問何
以知其爲掃賊也曰年前如此時盛京將軍榜示民間曰掃

賊星出現不久當掃除天下之賊百姓毋恐也是以此地人皆知其爲掃賊之象耳那將軍未知爲誰而在姑息鎭物之道則其說亦復不妨不必專出於諛辭彼中事勢大略如此善覘者推此一語亦可知其他耳今日渡江久客之餘感思兼程疾馳不日到京而愚意則不必然此時此使之無他事好往還遠方觀瞻者何能知之奔車趕程恐礙聞見不如依例按站未知同行肯從吾言否耳要在不久拜展姑留不備

式辛酉六月初一日

又

間數次造門屛値駕而退歡聲愜氣春晷政舒甚喜閤下之

亦抛書出門不敢以爲悵也微雲欲雨孤懷悄悄伏承委幅既審日來崇度無甚損且獲新鈔善本書甚幸甚幸順手披翻瀏目縱覽雪泥舊跡若可數焉且喜且悵何以名言書手固極妙矣而但誤字似不尠原本太細不能精較之故歟此不可不亟令粗觧文理人對讀一較且旣有更謄一本之盛意隨卽下工爲好故卽便還呈幸較而謄謄而還投如何此書獨翫無味溫卿今日就直數十日可歸不必於無味時空留之耳竊耳目心志之樂行祈天永命之道實實有此理繪龍繡黻之服牣魚翯鳥之玩皆非甚緊切不可廢之物事也推是類也亦更僕難數而舜文爲之則人無二辭是必有所

以然之故可勝言耶苟不然則腊肌胼足不遑暇食何乃自苦爾耶好呵好呵然又有一案可疑向觀圓明暢春諸處雖敗礫殘甎無可領略舊觀而若以擬之於建章之門千戶萬則恐有不侔豈措大眼孔太迂濶歟又呵又呵燕奇有入聞否匪擾似尙未熄爲之悶然適有客擾草率不備

又

刻底承覆斷論數部書可作總目提要不亦快哉李氏之學亭林之所不相合者也然其苦節烈烈要是炳朗後世者故所以亭林雖所學不合而廣師篇中許以堅固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仲孚此等人物不必論學術如何而得其殘書

斷篇皆堪寶重沈君之贈此秩葢亦此意耳苗書愚論亦如此梣溪丈曾見之他日相對論其得失而茫然不知爲何論此丈則似有見得於此學耳然吾不望洋者以屠龍之技無所用故也呵呵不備

與新箕伯某公

仄聞本營軍器別將變通作新延通引例差之窠云未知果然否此事關係不輕則不敢顧越俎之嫌而有此仰陳耳大抵所謂通引雖有蒼髯抱孫之物本自童子之役也新延迎來之後給以優窠元是可笑之事而列邑如此各營如此便成一副例規則不必更論而若復加給優厚事甚無謂本營

則補膳別將也色吏也本是最優之任未知始自何時作爲通引新延酬勞挽近又添給執事一窠在渠輩厚且厚矣今又生意於加給優窠者誠是無厭之甚無嚴之極而至若軍器庫者內而一營軍物之典守其任非輕外而列邑月課之造備其責非細錢貨之捧納銃藥之頒給許多擧行莫非至緊且重這間作奸生弊從又不一其端則雖勤幹老校十分擇差猶不可任其所爲而不加糾察故每每操束申飭少不謹愼則棍汰勿恕然後可免臨事狼狽此爲一營中最難放心之窠也今乃作新延通引酬勞之窠則肩次隨行之輩本非擇人之類而都是酒色雜技沒知覺者也此輩一邊使喚

奔走於左右一邊守直總察於庫務其勢末由則必也責其
窠又或使其支屬代行矣誰能質言其得無弊耶以最緊重
最生弊之庫付之此輩童子之役一營軍校又豈心服乎到
底思量實未見其得當而況今軍物一事爲國中最急最重
之務本營又是一路根本之地許多軍物既繁且多而從前
百弊不可勝言近又自營造銃以須月課則錢貨出納比前
尤多錢既不少而年限又寬則中間取殖視爲利窟此所以
營屬之流涎於此庫者也臨歸時所差別將崔某老客也渠
則借名而其子崔志岳爲名者手巧極精能造諸般金銀銅
鐵之器又能善於煮硝事半功倍爲人亦甚精細故求諸一

營可試用於軍器事務者無出此右而方在喪中故所以差其父而使其子任其事務也此事委折或未及燭察而遽施仁政於通引也弟之今此縷縷非欲復差崔某也雖非崔也一營老校鍊習軍務者豈無可用之人耶蔽一言西門鎖鑰之地儲胥陰雨之備付之通引作爲肩次例差萬萬不可聞於他人而況弟之遞來屬耳則來頭庫物蕩然生出大頉之日但稱自己巳年始逋云爾則弟將蒙其累而誰能辨其月日先後耶此非但爲明公力言也亦弟所自爲他日之慮也幸千萬另量亟加還爲變通切仰切仰

弟之來時所差諸校一不遞易實感交承厚念而此則可謂

存念過厚也次次遞易有何不可弟亦豈以此爲如何耶至於軍器庫一事事係軍國重事故敢此張皇幸深量之如何如何

與知舊諸公論石尙書畵像

流寓之族式微已久思欲自明世閥以破羣疑是亦人情也然而每見如此之人不無杜撰傅會之弊盖其譜系也家乘也雖隻字片語苟其眞蹟則自足徵信無慮而鹵莽之見輒患其草略乃以荒陋之筆妄加增衍眞僞錯雜瘡疣百出使其一二分可據之眞蹟實事盡爲謊說所掩而同歸於誣罔今此石氏家乘卽其尤甚者也令人不堪掛目雖謂都是僞

撰而僞冒亦可矣然而不可一筆句斷者以其有家傳尙書公畫像决非能偷摹而僞托也無或尙書子孫一出東方隱淪畏約失學椎魯卽其勢也若曾若玄胚胎東陋不復文雅而自以爲發揮先美者乃如是耶若然則於其謊誣譖妄之中或不無一二可据之眞正面目雜在其間此不可不俟具眼之君子平心而徐究之耳允植按石尙書星有大恩於我東遺讒不終明史無傳遺裔飄零先生嘗慨慕不已至是石氏家乘及畫像出於石泰魯之家世皆疑之先生以爲家乘多杜撰語而畫像則是眞非僞論辨諸條甚多不可盡錄只錄其首篇

與申幼安 戊辰

慈壽無疆鴻號加隆稀有慶會中外歡忭臘天如春伏惟台

體動止神勞豈弟淸溪一區好作僻奥別界塞兌垂簾調養何如越陌度阡枉用相存並無其人則亦云不堪差可爲悶弟無善可述有惱難遣無待楮墨想在默照屬此歲晏京國之戀自不可禁對叙一笑亦必不遠並可略之惟祝新年百祿

又 以下辛未

數日來頗和暖今朝濃雲密布一雨則將見柳烟籠堤此際懷人政復難遣惠緘到手喜出望外台體上任淸旺尤慰誦萬萬簿領整頓亦次第事何足云云靑門送人自是難爲情也而旣送吾兄又送吾季歸來虛堂春晷之長倍於夏至悵

悵無聊乃如是耳溫卿上官當在初七欲於來望後還家情理事勢不得不然而蓬萊池閣之晤似未能春夏卽圖是爲欠事耳赫蹏往復最是便好雖天涯亦比隣也隨禠每用此法是望松石有酒相招方欲赴之臨紙尤覺悵惘

又

宋季重卸直歸來盛說池閣拜晤淸趣無限甚令人神往也肇熱頗苦伏惟句體動止增旺蕭然簾閣攤書多暇否仰溯自不能已弟有衰狀日增無一毫可意弟兄分離老懷殊難日遣前見書四面疊嶂竟日惟有黃鳥聲了無一塵到眼更不禁健羨也

又

居然夏序且深榴熱方盛拜審玆際台旬體神勞豈弟仰喜何等以疾喩治本是襯合而着手不得奚獨貴處然耶但治道終有蔚然興廢之理而吾輩竟無還少丹方此最悵然固老所云囊中無藥可延年恰爲吾輩道耶弟於船擾之來最有狼狽既無敢求暇往伊峽一也不得飲鹿紅二也砲手調發去幷他日斑龍頂珠而不可得三也劇呵囊中無藥又如此矣玉垂老友做樂正導以總角五色絲笠子橫行大道上胡爲有羞澁意來問於肅謝日具此儀可否吾盛言其不可廢已以此出肅姑偃蹇不出門耳來紙當轉呈餘燈下措眼

不備

又

潦暑纔收秋光在林蒼葭白露夢繁懷人但此屬江湖鷗鷺件恐不襯燕寢淸香地然則只可曰花縣當君行樂處松房是我坐禪時未審如何在元白當日是尋常語今却不然不可無一篇解嘲文字又未審以爲如何絕呵絕呵石林簇谿籬落相接地也聞將置屋於此間漁樵結隣何樂如之耶葭露本分還是伊人又安得不我夢正繁耶比來句體萬旺簿領勾當不須煩問而所云淩雜違黃卷當漸覺吾言不虛耳適逢信便略此報安

又

清溪翠壁下忽見雲蒸龍跳甚是奇事歷多日莫究其象今得之矣滿天餘霞蓬萊醉詞豈非吉之先見者乎謂之讖則語非雅矣然不期然者未嘗無此理大抵雖膠擾煩惱際平居涵養深厚發言吐辭自得和平可樂若但道氣像好時好事湊集則亦俗耳令孫還侍已久想榮今愴昔懷緒無窮仰爲之耿耿秋凉頓生伏祈台體清旺宿痾日退餐衛勝常餘萬自非穎既姑閣

又

書發秋晦而無語到溫卿想伊日尙未上謁也伏承台體神

晏可與東籬金英爭傲霜風甚盛甚盛陋句誰人誦到二百里外必玉垂消遣法也好笑好笑弟數日因房室淸冷天氣忽嚴未免感冒方呻痛可苦伊守昨今可歷入此處而姑未聞動靜又可鬱耳

又 申壬

承見前月晦日惠書尙稽修敬頗有冗擾且懶習益增乃爾耳榴熱梅雨台體近更淸寧新恩新婦同日到門想榮耀嘉悅不比尋常老境得一可意事心怡神泰便是養生妙詮是又仰賀仰賀弟與溫卿相對數朔日昨發還伊珍想可今朝到邑中路必遇雨辛苦且悵且慮也鹿養茸政是當節而以

去年不見一枝茸推可知今歲又如此且其行不爲此事及時而往也曠務旣久雖閒邑亦豈無滯事而且乃兄出疆不遠勢將暫往趂其時又當入都所以卽今還官耳幸諒之伊時又許由暇如何如何一日淸朝無聊出閱華人往復書牘忽然起再遊燕邸之想疾磨墨作書上石坡丈矣一言卽諾遂得使銜或者以老人妄舉疑之是殊不然耳倀倀然屋裏坐虛度光陰孰如輕車熟路多逢舊識暢懷談笑其樂不勝言且雖不無晚暑早寒而皆可於我境度過幷無相妨是以奮身勇往未知台兄以爲何如七月初二拜表歸期可在至月念間溫卿必於六月旬間還家可點檢行裝送我而以後

則似脫屣在家爲得計但債臺可苦未有掃淸之術是爲悶

而亦不暇計較也弟行前又必有幾次往復此姑割蔓耳

又以下甲戌

新年第一度二度書函幷封而至伏審台體納福迎禧起居

餐衛大勝於去年西民之福也獻賀曷以爲譬另幅錢弊論

也可作桂田翁文集中雜著甚盛甚服文字之外精力之溢

見於筆墨如此雖每承衰病不可强之敎從今不復奉慮耳

弟眞是齒與衰而俱添見狀益無優閒之暇悶懣難言也承

書而擾未謝今逢老別陪來索走筆姑不備

又

日昨謝函計已閱覽今承台安慰頌已多而五葉教示仰念此際煩惱亦他時所未有者綜理微密之筆又帶詼奇於是乎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精力加旺充養有素欽服何以具述諸條未可另答張皇勞筆墨故輒敢傍評以呈何異對坐談討耶望覽後還投以爲作帖時時替面之資如何

又

伏承惠書敬審日來台體萬重仰慰且頌春寒雖峭節候自行江柳搖郵白水遠郭漸有憑欄遠眺之意未知亦能有此暇否人謂監司體重不可造次移步閫外當持重危坐終日如泥塑方可也弟本燥妄耐不得者也到任三日內已遍園

亭池閣自是以後遇風日稍佳便信步由北庭薔薇叢邊直走出日涉門侍姬印童踉蹌追之日或數三如此然未聞土人以此謗我未知明公以爲如何呵呵

又

伏承比日台體康重仰喜令孫歸侍似在今日欣悅可仰想春滿江城百花齊放雖簿領忽忽可有一再憑眺逍遙之樂而默想風流蕭索甚似愚生之困於當百時大抵吾輩胷中遣不得錢一字此何故耶向於公座戶判畿伯就領相前將有所白事亦要右相傍助其說右相整襟曰士大夫平居尙不宜開口便說錢貨等事今乃於廊廟之上日日講論只是

錢貨贏絀誠不勝慨然一座大笑今念浿上風物又爲之一歎奈何奈何

又

江城春深雜花滿樹粉黛絲管非無可悅不知緣何憑欄縱目嗒然若忘此爲瓛卿曾所經歷竊想今日桂田尙書現前光景亦復如是滿紙蠅頭字搔破我渾身癢處竟亦何補於事日前憑謝幕客書投一句妄發兼報不快意消息可先此覽下也卽承比日道體康重爲頌餘具另幅

又

浴佛翌日書十一承見知辭疏到院欲見 批教後修謝今

見 隆旨鄭重雖切與榮而於大賚轉益罔措矣坐邀異數無報效之道則不可如此而止益歸不誠實矣愚意繼此更陳必辭乃已在當然底道理也幸圖之

又

多雨而熱夏令方盛伏承台節至以疾陳章豈可用萬安等字爲發函頭語耶仰切悶慮伏念 聖批有訝其薦陳之意尤不勝悚然然亦復奈何今人之見只以自該處從長措處爲一片拒人之語從無爲 聖主一言者先自賤臣而何得辭其罪過耶不備

又

雨淋淋熱蒸蒸幷非夏至時候損來年必矣占有秋始自麥稔如其未者老農之言以爲何如拜審台安乞解之章又到矣雖恩批鄭重而廟堂所劃又不得準施此事轉益重難不知將如何處之憤歎不欲言耳

又

昨於回撥方基弘付一書矣想入覽而弟所張皇都是痴人夢譫可笑可愧大資平生讀書桑楡晚景方謂有受用處此知舊謬計也詎意轉益艱難惱悶無下手地乃如是耶無如何貢愚之道抑且此都是弟冐匪據之咎耳

又

承十二日書此前後諸函可悉入覽矣雨太頻熱又早伏審
台度槩安爲頌夾敎纚纚累百言整整筆畫每仰精力到底
目下勾當極可煩惱而不見有皺眉色非如弟燥擾人所可
及此喜不可以文字盡記耳君子之無入而不自得故自如
是弟非敢諛辭也卽以自勉以爲如何

又

劇暑如在烘爐中承讀惠書覺風生簾閤兩腋僊僊一貼淸
凉散不足喩也行止去就欲其得中此與友朋講磨自昔有
道莫不然也然亦衰世事爾盛論所云此間有至誠惻怛境
界直可以流涕之語寫出屈大夫熱腸何以曲盡乃爾平生

設以身處於此等境界作此等商量多矣然皆非眞境實際今乃躬履足涉又極沒奈何政以爲往來憧憧不自安排今於一篇文字頗可識得如何道理甚幸甚幸而且深服吾兄讀書眞乃有用之學也旣奉覽書函置諸案頭日擬修謝朝凉爲客擾所阻稍晚汗流遍軆莫可握管今又便人來討忙此草草不盡欲言順頌道安仍祈以時加旺

又

立秋後兩如翻盆熱如投甑尙未見淸凉點風平生𥘉見也人老於一寒一暑久矣若每歲之暑皆如今夏則見今七十老人皆不得度三十五歲早已化去也極呵極呵伏承台體

亦不耐此蒸濕然字畫如鐵文理整暇是可仰賀欽羡不已
弟觀此走筆荒率可恕其不堪揮汗而諒其衰倦厭苦耳

又

秋凉漸緊伏惟台體神相仰溯且頌諸事次第勾當秋風且
動蓴鱸之思得不撼人孤抱耶弟此際心神形殼無一可安
只有投劾抽版之念庶默會也

又

霜落蒹葭歸鴈橫空伏惟玆際台體當浩然無胷中累不亦
可樂乎哉惟仰念閤患可有勝節不至五百里撼頓爲慮則
幸何如之以是憧憧耳弟日前陳疏乞退　批旨未允今朝

再申前控方題若 俞音也

又

廿三惠函廿五拜承亦云神速矣霜風高潔台體神晏仰喜第閤患尙未快安半千路程將何以撼頓還第不勝貢慮弟廿六日呈第五丐免蹏幸蒙 恩諒此心感戴如何形喩想台兄遙爲之喜不自已矣

又

承書近旬未卽修謝盖爲拜叙不遠雖省一番筆墨無不可耳今來討答玆數句報安信後寒緊台體更何如須代最可苦空費多日是爲仰念實眷平安還宅獻賀獻賀弟劣劣無

好興味只以卸免爲幸盛喩進退際眷戀悱惻固忖度之淺

而非卽日江湖則亦何論及於是耶

又 以下丙子

早赴公坐日暮乃歸歸輒委頓葢已過旬餘無日不然昨承

下翰豈不卽復而旣有奉行台敎之堅定于中者且事時急

果緣僨不能握管今又承書不勝愧悚第審台體崇安慰頌

何極弟狀在默照中不煩泚筆耳

又

桂田大人台兄閣下昨汕北老兄歷存憑審邇節又奉耑函

久阻餘信息甚大欣慰之極曷以名言春風多厲道體萬茀

爲頌花明柳暗好是江郵景物倚笻注目無與對酌此際想厚誚我不能勇決又安敢自恕耶我家西子湖邊樹淺碧深紅二月時如此江南歸不得軟塵如粉夢如絲此爲潘香祖詩也潘是粉塵絲夢中人尙有此等語夫我則何曾係戀低迴而乃不能惟意所欲懊歎何極庶可默照此苦也自正月來非無可相奉聞以破紆鬱而筆墨之事去益極難一切闕如又當怪其無意太甚矣既拜壽閤又率稚孫從今遂成繫籍老人不可復作少年幸此孫頗有可望倘能典守渠家文獻亦可無憾今盛詡如此心中歡喜當復如何汕友往還幾次山中似不寂寥此爲可幸歸川晩年光榮又曾所罕覯巾

車扁舟取次逢迎此可爲怡養適性耳每見老人脚步不利多因習靜安坐下部無力而致之竊恐大賚不無此慮須時時移節遠近亦養生一法以爲如何弟只是漸就衰耗無疾苦惟時時心病發作無術可醫是則雖吾兄愛我之篤無可警告奈何奈何與汕友言四月淸和江色瑟然或可乘輿溯流作幾日追隨然亦漫想漫語耳萬萬都閣不備上謝

又

孟夏艸木繞屋扶踈正是臥觀山海經周王傳時未知桑郵亦門臨瑟然淸江如今石林簇溪否耶溯洄伊人未必蒼葭白露助人意思况復桃花流水鱖魚方肥者乎杖策郵西

想發歎延佇勞也卽頌道體安旺弟閑無一事奈有形役較心役似不至疲惱而老矣亦自不堪耳

又

便來承贈示文字奉玩之際不覺高聲大讀此文他家之作亦多見之從未有此氣力有此神韻有此義理有此排鋪蓋莫不用力爲之何獨此作乃爾耶此非他故也平平不求氣力神韻而只叙述無遺自然如此是以操筆爲文必求許多假借生色不唯非眞文章也卽文必不佳矣弟文債如山日被人困督此又老後多事之一證雖居鄉亦必不自在兒雨暘更關心者乎回便仲謝順頌道安

又

纔見微凉彌切一帆溯流之想朝起承有下函喜先於開緘伏審台體康旺尤以喜幸暑天光景七十年初度經閱言之支離患痢餘祟今已清快無虞否重爲仰念弟一是澌憊困頓憂惱疲餒無可爲樂不知是何身分不知爲何絆纏種種都非可堪豈不在默照耶亦言之支離耳

又

前承委函病劇未謝從學官仰告想恕之卽又拜審窮陰台體康旺伏頌弟病發於積祟暑濕老人深秋殊非輕症則病者已自疑而華城無素識醫人猝逢一老客頗鍊實可信然

彼視我七十翁一可愼也位尊官高二可愼也不知平昔素稟三可愼也乃不敢下滌蕩之劑只因循彌縫逐過旬日則已失時矣歸家而素信醫人又爲經臺帶去於是乎衆論多岐雜試無漸繼以蔘附桂薑吾心知其不然而又不能自主者大抵一時厄會有免不得者也好呵今則頗有動靜而終未敢質言其霍然耳病中把筆初欲數字而已忽此牽連張皇此亦病氣也荒雜如此甚愧大賚一幅花箋下得細楷如貫珠也把來書審視百回每不見符到之期而輒云惟俟符到何也大抵此非吉祥語也則俗云多作了局語爲第一度厄長年之道也無乃台兄計出於此耶竊惑焉願勿復如是

也又呵又呵方自登溷下乘隙疾寫不備弟珪壽拜謝丙子至月初三日